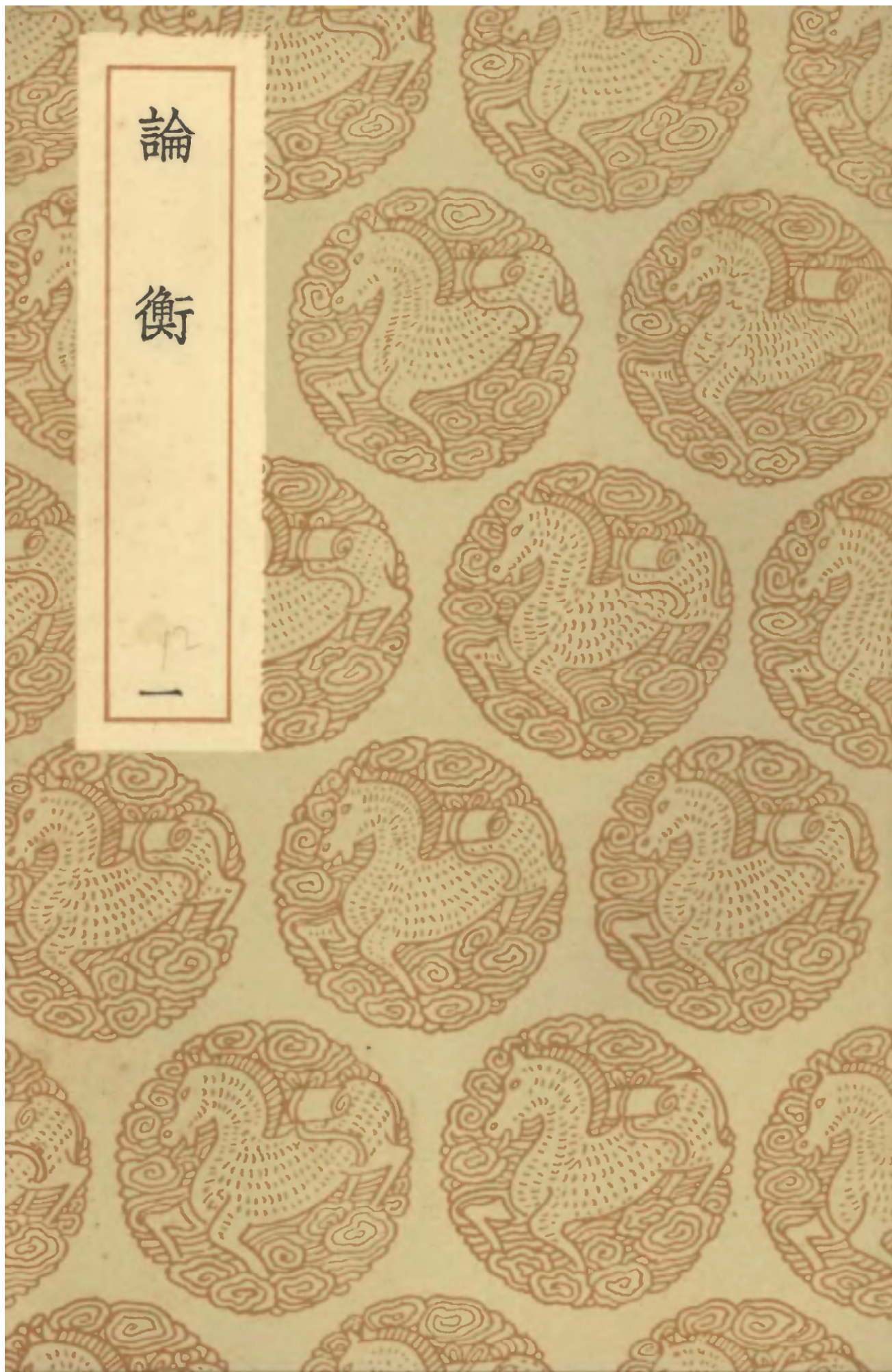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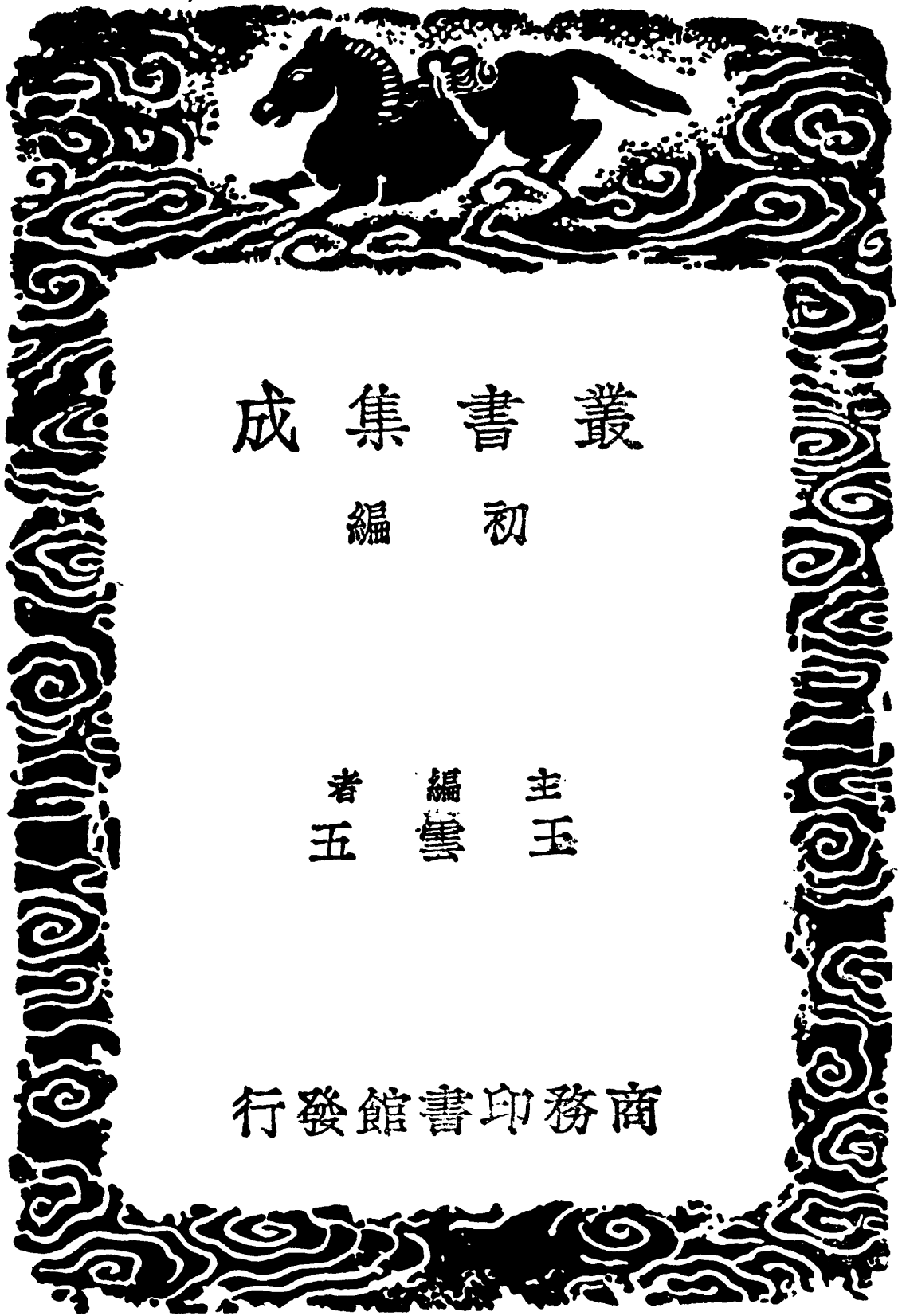


論

衡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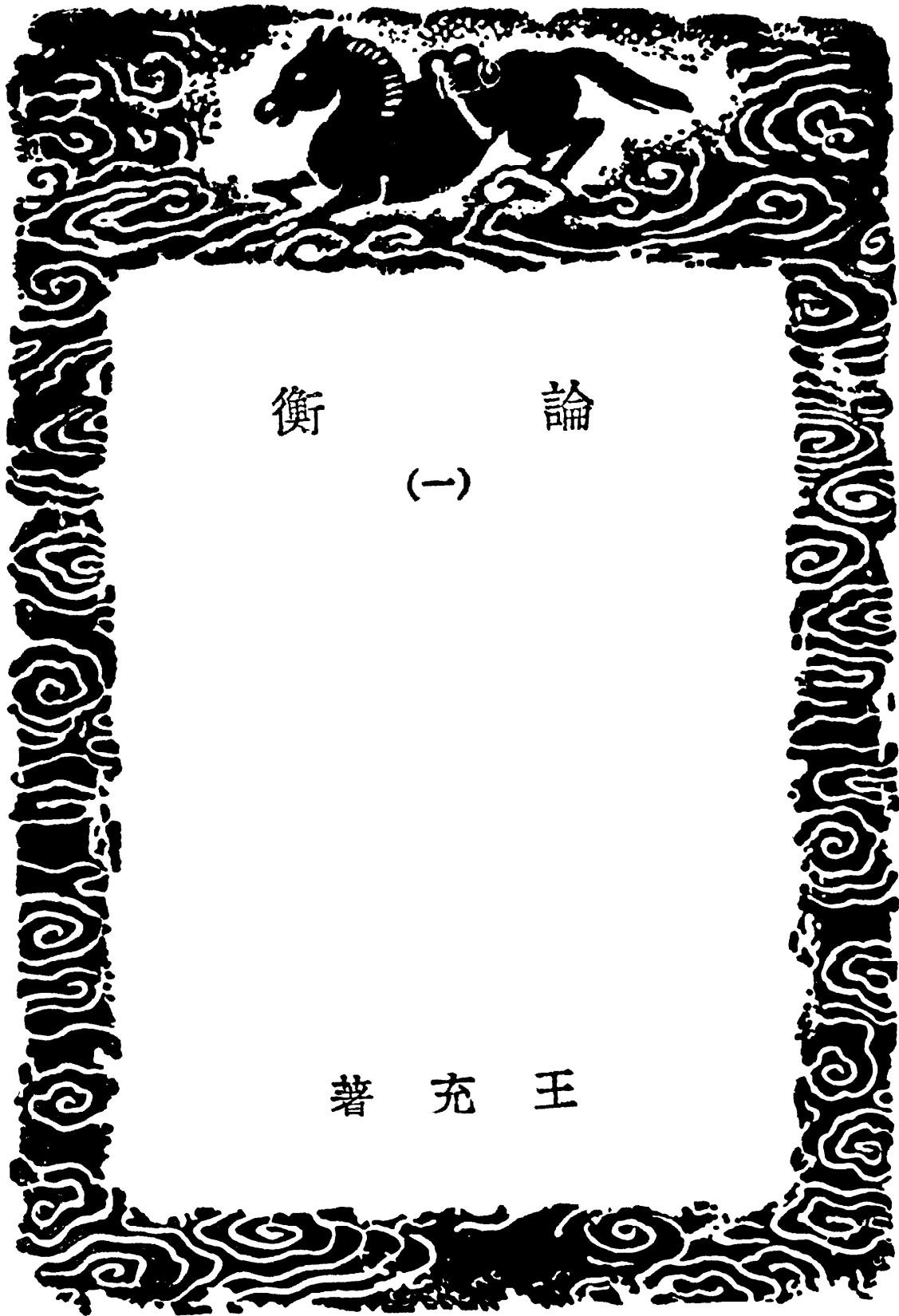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論 衡

(一)

王 充 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王謨
刻本漢魏叢書收有此書王本
卷首沈雲楫序闕第三第四兩
葉又虞淳熙序闕第一第二兩
葉致誤并爲一序茲改據程榮
本影印卷首兩序又王本第五
卷第五第六兩葉次序顛倒亦
據程榮本訂正

論衡序

余覽東京永元之季名能立言者王節
信仲長公理及王仲任三君子竝振
垂聲范史亦類而品之而追數竝後獨
仲任論衡八十餘篇有秘玩爲談助還
許下見稱才進者而節信公理沈寥莫
及若是何也言貴考鏡於古昔而尤不
歆其虛竅靡當要如持衡入寶肆酌昂
抑免譁衆爾已潛夫一論指訐時短抵
牾鹵畧罔所考鏡而公理之昌言好澶
澶而澹宕輒齟齬於世而不相入彼二
氏也且敝帚視之奚其傳仲任少宗扶

風牀皮而又腹筭洛陽之籍其於衆流
百氏一一啓其局而洞其竅憤俗儒矜
吊詭侈曲學轉相訛厲而失真迺創題
鑄意所著逢遇迄自紀十餘萬言大較
旁引博證釋同異正嫌疑事即絲芥複
運而前後條委深密矩矱精萬漢竝好
虛辭異說中爲辨虛凡九其事隲其法
嚴其自務祛謬悠考畎以近理實而不
憚與昔賢聚訟上裨朝家彙憲下泐詞
壇聽睹令人誦之冷然斥吊詭而公平
開曲學而宏鉅譬一闢之市一提衡者
至而貨直錙銖率畫一無殊喙以故中

郎秋之帳中丁寧示人勿廣而會稽守
還許時有異人異書之疑邕與期其綜
覽博識宣出仲任下顧簡編充棟匪衡
曷平得仲任之旨而廣之它書不迎刃
者鮮矣然仲任當其時閉門潛思絕廢
吊牆牖各置刀筆數十星霜而就何難
甚也倘盡如中郎必誅求者摻得之白
屋寒俊得寓目者能幾茲武林張君購
得善本鋟竣丐序不佞是書且揭兩曜
而天行僻壤漆播自今為談助興才進
者冥帳中可隱異人異書可疑而仲任
有神必咤為千載知音也已余雅嗜仲

任又嘉張君剗剗以公執苑敢一言弁
之告當茲博雅諸士能論衡之精而始
不為偽書偽儒之所溷且窺仲任之所
超節信公理而不朽者要在是乎哉
萬曆戊子孟冬西吳沈雲程序

論衡序

仲任以其志鏘慕遠師彪以雄之
學濬諛聞之實而牖薄社耳目
執人實矣故其紀曰口務明言筆
務露文曉然若育之開目冷然若
聾之通耳言不可旒續也洛陽之
市豈無縣黎莫難而仲任以其神
營魄藏心宅腹笥也者望天下之
乏而予之天下仰擬焉故其紀曰玉
剖珠出玉剖則鳳璞莫隱珠出
則魚臂莫秉言不可襲與韞而
日中為沽也微欤中郎匿之帷

間白傳匿之帖外焉總匿之林表
而宋士匿之櫝中珠沉玉瘞耳目幾
廢政也燔竹戎也鑽李茲其埒耳已
讀衡八十五篇竟十餘萬言乃喟然
稱曰是何能匿哉庭無胤子之跡詩
禮茲名異書席無禽凡之咨進趨皆
登秘府仲尼伯魚猶匿況其几乎且
上物時黃神物時玄宛委而陽靈
族司馬安所禱天真之服蘭其名山
而化妬婦吝夫耶故漢之帷梁之林
唐之帖宋之櫝衡之權也量而出之無
多眎人彼且以為饒利于賄泰至則

塞明月夜光無因而至前則匹士按劍迺相與匿衡而衡誠懸也吾惡夫諸子之不平之於吾衡焉若乃夫仲任之衡其果帝之制乎王之謹乎累誅而不失迨鎡而昏乎有傳乎肆曰一提而一流也一市人重聽矣視衡星若垣次而五權亂喪一市之明矣械易圭璣易璫尺為輕寸為重而一市人皆眩宴無日矣故衡仲任之衡以平其平是帝王之衡也天君之謂也新安程氏出仲任之衡列之武林天下以武林為洛陽將新衡多於

舊衡業不勝匿而余有期于新衡焉斥所謂離曠者以無足售而圖象得之斯養性之經天君之職平欽史稱仲任年漸七十志力衰耗造養性書十六篇不知誰何氏匿之吾甚不平行問之靈族遺程氏矣皆

皇明萬曆庚寅七月七日

前進士虞淳熙題序

論衡目錄

卷一

逢遇

累害

命祿

氣壽

卷二

幸遇

命義

無形

率性

吉驗

卷三

偶會

骨相

初稟

本性

物勢

怪奇

卷四

書虛

變虛

卷五

異虛

感虛

卷六

福虛

禍虛

龍虛

雷虛

卷七

道虛

語增

卷八

儒增

藝增

論衡目錄

卷九

問孔

卷十

非韓

刺孟

卷十一

談天

說日

答佞

卷十二

程材

量知

謝短

卷十三

効力

別通

超奇

卷十四

狀留

寒溫

譴告

卷十五

變動

招致

明雩

順鼓

卷十六

亂龍

遭虎

商虫

講瑞

卷十七

指瑞

是應

治期

卷十八

自然	感類	齊世	卷十九	宣漢	恢國	驗符	卷二十	須頌	佚文	論死	卷二十一	死偽	卷二十二	紀妖	訂鬼	卷二十三	言毒
薄葬	四諱	調時	卷二十四	議日	卜筮	辨崇	難歲	卷二十五	詰術	解除	祀義	祭意	卷二十六	實知	知實	卷二十七	定賢

論衡目錄

卷二十八

正說

書解

卷二十九

案書

對作

卷三十

自紀

目錄終

論衡總評

晁公武曰論衡三十卷後漢王充仲任撰充好論說始如詭異終有實理以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後蔡邕得之秘玩以爲談助云世謂漢文章溫厚爾雅及其東也已衰觀此書與潛夫論風俗通義之類比西京諸書驟不及遠甚乃知世人之言不誣

高似孫曰書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其爲言皆敘天證敷人事析物類道古今大略如仲舒玉杯繁露而其文詳詳則禮義莫能覈而精辭莫能肅而括幾於蕪且雜矣漢承滅學之後文景武宣以來所以崇厲表章者非一日之力矣故學者向風承意日趨於大雅多聞之習凡所撰錄日益而歲有加至後漢盛矣往往規度如一律體裁如一家是足以雋美於一時而不足以準的於來世何則事之鮮純言之少擇也劉向新序說苑奇矣亦復少探索之功闕詮定之密其敘事有與史背者不一二書尙爾况他書乎袁宏

後漢書云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人吳始見之以爲談助談助之言可以了此書矣客有難充書煩重者曰石多玉寡寡者爲珍龍少魚衆少者爲神平充曰文衆可以勝寡矣人無一引吾百篇人無一字吾萬言爲可貴矣予所謂乏精要而少肅括者正此謂歟

陳振孫曰充肅宗時人任爲州從事治中初作此書北方初未有得之者王朗嘗詣蔡伯喈搜求至隱處果得論衡提取數卷將去伯喈曰惟我與爾共勿廣也然自今觀之亦未爲奇

王伯厚曰論衡蓋蔡中郎所秘玩而劉氏史通議之曰充自紀述其父祖不肖爲州閭所鄙而答以替頑辭神錄惡禹聖盛矜於已而厚辱其先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名故之罪人也葛文康公何云名勝仲字魯卿丹陽人亦曰充刺孟子猶之可也至詆訾孔子以繁而不食之言爲鄙以從佛胎公山之召爲濁又非其說騷舊館而惜車於鯉又謂道不行於中國豈能行於九夷若充者豈足以語聖人之趣哉卽二說觀之此書

非小疵也呂南公謂充飾小辯以驚俗蔡邕欲獨傳之何其謬哉

論衡卷一

漢 會稽王充著 江寧顧汝璉校

逢遇篇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衆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退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滂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於堯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時賢而輔惡或以大才從於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伍負帛喜

宜讀作伯餘字

俱事大差

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終不得遇於魯而終不得遇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遇而不得遇於大才也夫能御驥騄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皋陶者必禹湯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馬必賢能也知者有聞於君者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賢能也變故至言棄捐聖賢距逆非賢務高至言難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許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竝生唐世俱面於堯虞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竝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聖道同志合趨齊虞舜太公行耦許由伯夷操趣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道雖同同中有異志雖合合中有離何則道有精麤志有清濁也許由皇者之輔也生於帝者之時伯夷帝者之佐也出於王者之世竝由道德俱發仁義主行道德不清不畱主爲仁義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堯濶舜濁武王誅殘太公討暴同濁皆羣舉措鈞齊此其所以爲遇者也故

舜王天下卑陶佐政北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伯益輔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卑陶才愈無擇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卑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退隱進用行耦退隱操違也退隱勢異身雖屈不願進人主不須其言廢之意亦不恨是兩不相慕也商軼三說秦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帝王之論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雖精見拒更調霸說雖應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得應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國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人不聽吹簫工爲善聲因越王不善更爲野聲越王大說故爲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爲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此以曲使合合則遇不合則不遇或無伎妄以姦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簪之臣雞鳴之客是竊簪之臣親於子反雞鳴之客幸於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愛僞客也以有補於人君人君賴之其遇固宜或無補益爲上所好竊簪鄧通是也竊襦幸於孝惠鄧通

愛於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媚皮媚色稱夫好客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醜面惡色稱媚於上嫫母無鹽是也嫫母進於黃帝無鹽納於齊王故賢不肖可豫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常人臣所進無豫偶合爲是適可爲上進者未必賢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世俗之議曰賢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觀鑒治內調能定說審詞際會能進有補贈主何不過之有今則不然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以夏進鍾以冬奏扇爲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遇禍幸矣何福祐之有乎進能有益納說有補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補而得祐或以有益而獲罪且夏時鍾以炎濕冬時扇以燄火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說可轉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已爲文則遇主好武已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遇主不好辯已則不遇文王不好武武王不好文辯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辯文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可卒成學不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倉猝之業須臾之名曰力不足不預聞何以

准主而納其說進身而託其能哉昔周人有仕數不
遇年老白首泣涕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爲泣乎對曰
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
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爲文文德成就始欲
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爲武
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
是以未嘗一遇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尚
不可爲況節高志妙不爲利動性定質成不爲主顧
者乎且夫遇也能不預設說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觸
上意故謂之遇如准推主調說以取尊貴是名爲揣
不名曰遇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
不名爲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爲遇猶拾遺於
塗撫棄於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
鮑叔之冤默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旣不能定遇
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譽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
案成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

累害篇

凡人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

積不除聲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
昏策非昧也逢遭外禍累害之也非唯人行凡物皆
然生動之類咸被累害累害自外不由其內夫不本
累害所從生起而徒歸責於被累害者智不明闇塞
於理者也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
卒然牛馬踐根刀鎌割莖生者不育至秋不成不成
之類遇害不遂不得生也夫鼠涉飯中捐而不食捐
飯之味與彼不污者釣以鼠爲害棄而不御君子之
累害與彼不育之物不御之飯同一實也俱由外來
故爲累害脩身正行不能來福戰栗戒慎不能避禍
禍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已力故謂之福來不
由我故謂之禍不由我者謂之何由由鄉里與朝廷
也夫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於鄉里害發於
朝廷古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何謂三累三害
凡人操行不能慎擇友友同心恩篤異心疎薄疎薄
怨恨毀傷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鈞同同時並
進高者得榮下者慚恚毀傷其行二累也人之交遊
不能常歡歡則相親忿則疎遠疎遠怨恨毀傷其行

三累也位少人衆仕者爭進進者爭位見將相毀增加傳致將昧不明然納其言一害也將吏異好清濁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舉涓涓之言濁吏懷恚恨徐求其過因纖微之謗被以罪罰二害也將或幸佐吏之身納信其言佐吏非清節必極人越次迁失其意毀之過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爲所憎毀傷於將三害也夫未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動百行作萬事嫉妬之人隨而雲起荆棘鉤掛容體蠶蠱之黨喙螫懷操豈徒六哉六者章章世曾不見夫不原士之操行有三累仕宦有三害身完全者謂之潔被毀謗者謂之辱官升進者謂之善位廢退者謂之惡完全升進幸也而稱之毀謗廢退不遇也而訾之用心若此必爲三累三害也論者既不知果害者行賢潔也以塗搏泥以黑點繪孰有知之清受塵白取垢青蠅所汙常在練素處顛者危勢豐者虧頽墜之類常在懸垂屈平潔白邑犬羣吠吠所惟也非俊疑傑固庸能也偉士坐以俊傑之才爲生招致羣吠之聲夫

如是豈宜更勉奴下循不肖哉不肖奴下非所勉也豈宜更偶俗全身以弭謗哉偶俗全身則鄉原也鄉原之人行全無闕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也此又孔子之所罪孟軻之所惡也古賢美極無以衛身故循性行以俟累害者果賢潔之人也極累害之謗而賢潔之實見焉立賢潔之跡毀謗之塵安得不生結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願摧王良之手何則欲專良善之名惡彼之勝已也是故魏女色艷鄭袖鼻之朝吳忠貞無忌逐之戚施彌始遽除多佞是故濕堂不灑塵卑屋下蔽風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如是脯里陳蔡可得知而沉江蹈河也以軼才取容媚於俗求全功名於將不遭鄙析之禍取子胥之誅幸矣孟賁之尸人不刃者氣絕也死灰百斛人不沃者光滅也動身章智顯光氣於世奮志教黨立卓異於俗固常通人所讒嫉也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損蓋孔子所以憂心孟軻所以惆悵也德鴻者招謗爲士者多口以休熾之聲彌口舌之患求無危傾之害遠矣臧倉之毀未嘗絕也公伯寮之譏未嘗滅也埜

成丘山汙爲江河毫髮之善小人不得有也以玷汙言之清受塵而白取垢以毀謗言之貞良見妬高奇見噪以遇罪言之忠言招患高行招耻以不純言之玉有瑕而珠有毀焦陳留君兄名稱兗州行完跡潔無纖芥之毀及其當爲從事刺史焦康細而不用夫未進也被三累已用也蒙三害雖孔正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何則衆好純譽之人非真賢也公侯已下玉石雜探賢士之行善惡相苞夫采玉者破石拔玉選士者棄惡取善夫如是累官之人負世以行指擊之者從何往哉

命祿篇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歿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聖賢及下愚凡有首目之類含血之屬莫不有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故命貴從賤地自達命賤從富位自危故夫富貴若有神助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人俱學獨達並仕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並爲獨成貧賤反此難達難遷難

成獲過受罪疾病亡遺失其富貴貧賤矣是故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貴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貧賤或時才高行厚命惡廢而不進知寡德薄命善興而超踰故夫臨事知愚操行清濁性與才也仕宦貴賤治產貧富命與時也命則不可勉時則不可力知者歸之於天故坦蕩恬忽雖其貧賤使富貴若鑿溝伐薪加勉力之趨致強健之勢鑿不休則溝深斧不止則薪多無命之人皆得所願安得貧賤凶危之患哉然則或時溝未通而遇溝薪未多而遇虎仕宦不貴治產不富鑿溝遇灌伐薪逢虎之類也有才不得施有智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雖才智如孔子猶無成立之功世俗見人節行高則曰賢哲如此何不貴見人謀慮深則曰辯慧如此何不富貴富貴有命福祿不在賢哲與辯慧故曰富不可以籌策得貴不可以才能成智慮深而無財才能高而無官懷銀紆紫未必稷契之才積金累玉未必陶朱之智或時下愚而千金頭魯而典城故官御同才其貴殊命治生鈞知其富異祿祿命有貧富知不能豐殺性

命有貴賤才不能進退成王之才不如周公桓公之知不若管仲然成桓受尊命而周管稟卑秋也素古人君希有不學於人臣知博希有不爲父師然而人君猶以無能處主位人臣猶以鴻才爲廝役故貴賤在命不在智愚貧富在祿不在頑慧世之論事者以才高當爲將相能下者宜爲農商見智能之士官位不至怪而嘗之曰是必毀於行操行操之士亦怪毀之曰是必乏於才知殊不知才知行操雖高官位富祿有命才智之人以吉盛時舉事而福至人謂才智明審凶衰禍來謂愚闇不知吉凶之命盛衰之祿也白圭子貢轉貨致富積累金玉人謂術善學明主父偃辱賤於齊排擯不用赴闕舉疏遂用於漢官至齊相趙人徐樂亦上書與偃章會上善其言徵拜爲郎人謂偃之才樂之慧非也儒者明說一經習之京師明如匡稱主深如趙子都初階甲乙之科遷轉至郎博士人謂經明才高所得非也而說若范雎之于秦明封爲應侯蔡澤之說范雎拜爲客卿人謂雎澤美善所致非也皆命祿貴富善至之時也孔子曰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魯平公欲見孟子嬖人臧倉毀孟子而止孟子曰天也孔子聖人孟子賢者誨人安道不失是非稱言命者有命審也淮南書曰仁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賈生曰天不可與期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焉識其時高祖擊黥布爲流矢所中疾甚呂后迎良醫醫曰可治高祖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韓信與帝論兵謂高祖曰陛下所謂天授非智力所得楊子雲曰遇不遇命也太史公曰富貴不達貧賤貧賤不達富貴是謂從富貴爲貧賤從貧賤爲富貴也夫富貴不欲爲貧賤貧賤自至貧賤不求爲富貴富貴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旺相非能爲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代王自代入爲文帝周亞夫以庶子爲條侯此時代王非太子亞夫非通嗣逢時遇會卓然卒至命貧以力勤致富富至而死命賤以才能取貴貴至而免才力而致富貴命祿不能奉持猶器之盈量手之持重也器受一升以一升則平受之如過一升則滿溢也手舉一鈞以一鈞

則平舉之過一鈞則躓仆矣前世明是非歸之於命也命審然也信命者則可幽居俟時不須勞精苦形求索之也猶珠玉之在山澤天命難知人不耐審雖有厚命猶不自信故必求之也如自知雖逃富避貴終不得離故曰力勝貧慎勝禍勉力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貴廢時失務欲望富貴不可得也雖云有命當須索之如信命不求謂當自至可不假而自得不作而自成不行而自至夫命富之人筋力自彊命貴之人才智自高若千里之馬頭目蹄足自相副也有求而不得者矣未必不求而得之者也精學不求貴貴自至矣力作不求富富自到矣富貴之福不可求致貧賤之禍不可苟除也由此言之有富貴之命不求自得信命者曰自知吉不待求也天命吉厚不求自得天命凶厚求之無益夫物不求而自生則人亦有不求貴而貴者矣人情有不教而自善者有教而終不善者矣天性猶命也越王翳逃山中至誠不願自冀得代越人燠其穴遂不得免疆立爲君而天命當然難逃避之終不得離故夫不求自得之貴

歟

氣壽篇

凡人稟命有二品一曰所當觸值之命二曰彊弱壽夭之命所當觸值謂兵燒壓溺也彊壽弱夭謂稟氣渥薄也兵燒壓溺遭以所稟爲命未必有審期也若夫彊弱夭壽以百爲數不至百者氣自不足也夫稟氣渥則其體彊體彊則其命長氣薄則其體弱體弱則命短命短則多病壽短始生而死未產而傷稟之薄弱也渥彊之人不卒其壽若夫無所遭遇虛居困劣短氣而死此稟之薄用之竭也此與始生而死未產而傷一命也皆由稟氣不足不自致於百也人之稟氣或充實而堅彊或虛劣而軟弱充實堅彊其年壽虛劣軟弱失棄其身天地生物物有不遂父母生子子有不就物有爲實枯死而墮人有爲兒天命而傷使實不枯亦至滿歲使兒不傷亦至百年然爲實兒而死枯者稟氣薄則雖形體完其虛劣氣少不能充也兒生號啼之聲鴻朗高暢者壽嘶喝濕下者夭何則稟壽夭之命以氣多少爲主性也婦人號字者

子活數乳者子死何則疏而氣渥子堅彊數而氣薄子軟弱也懷子而前已產子死則謂所懷不活名之曰懷其意以爲已產之子死故感傷之子失其性矣所產子死所懷子凶者字乳亟數氣薄不能成也雖成人形體則易感傷獨先疾病病獨不治百歲之命是其正也不能滿百者雖非正猶爲命也譬猶人形一丈正形也名男子爲史夫尊公姬爲丈人不滿丈者失其正也雖失其正猶乃爲形也夫形不可以不滿丈之故謂之非形猶命不可以不滿百之故謂之非命也非天有長短之命而人各有稟受也由此言之人受氣命於天卒與不卒同也語曰圖王不成其弊可以霸霸者王之弊也霸本當至於王猶壽當至於百也不能成王退而爲霸不能至百消而爲天王霸同一業優劣異名壽夭或一氣長短殊數何以知不滿百爲夭者百歲之命也以其形體小大長短同一等也百歲之身五十之體無以異也身體不異血氣不殊鳥獸與人異形故其年壽與人殊數何以明人年以百爲壽也世間有矣儒者說曰太平之時人

民侗長百歲左右氣和之所生也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三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祖堯九十八歲未在世之時必已成人今計數百有餘矣又曰舜生三十徵用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薨武王九十三而崩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尚爲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聖人稟和氣故年命得正數氣和爲治平故太平之世多長壽人百歲之壽蓋人年之正數也猶物至秋而死物命之正期也物先秋後秋則亦如人死或增百歲或減百也先秋後秋爲期增百減百爲數物或出地而死猶人始生而夭也物或踰秋不死亦如人年多度百至於三百也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

論衡卷一終

論衡卷二

幸偶篇

凡人操行有賢有愚及遭禍福有幸有不幸舉事有是有非及觸賞罰有偶有不偶並時遭兵隱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傷中傷未必惡隱蔽未必善隱蔽幸中傷不幸俱欲納忠或賞或罰並欲有益或信或疑賞而信者未必真罰而疑者未必僞賞信者偶罰疑不偶也孔子門徒七十有餘顏回蚤夭孔子曰不幸命短死矣短命稱不幸則知長命者幸也短命者不幸也服聖賢之道講仁義之業宜蒙福祐伯牛有疾亦復顏回之類俱不幸也螻蟻行於地人舉足而涉之足所履螻蟻卒死足所蹈全活不傷火燔野草車轍所致火所不燔俗或喜之名曰幸草夫足所不蹈火所不及未必善也舉火行有適然也由是以論癰疽之發亦一實也氣結鬲積聚爲癰潰爲疽創流血出膿豈癰疽所發身之善穴哉營衛之行遇不通也蜘蛛結網蜚蠊過之或脫或獲獵者張羅百獸群援或得或失漁者罾江湖之魚或存或亡或奸盜

大辟而不知或罰贖小罪而發覺災氣加人亦此類也不幸遭觸而死幸者免脫而生不幸者不微幸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則夫順道而觸者爲不幸矣立巖牆之下爲壞所壓蹈圯岸之上爲崩所墜輕過無端故爲不幸魯城門久朽欲頽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孔子戒慎已甚如過遺壤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又曰君子處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佞幸之徒閭藉孺之輩無德薄才以色稱媚不宜愛而受寵不當親而得附非道理之宜故太史公爲之作傳邪人反道而受恩寵與此同科故合其名謂之佞幸無德受恩無過遇禍同一實也俱稟元氣或獨爲人或爲禽獸並爲人或貴或賤或貧或富或果金食或乞食貴至封侯賤至奴僕非天稟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俱行道德禍福不均並爲仁義利害不同晉文修文德徐偃行仁義文公以賞賜偃王以破滅魯人爲父報仇安行不走追者捨之牛缺爲盜所奪和意不恐盜還

殺之文德與仁義同不克與不恐等然文公魯人得福僮王牛缺得禍者文公魯人幸而僮王牛缺不幸也韓昭侯醉臥而寒典冠加之以衣覺而問之知典冠愛已也以越職之故加之以罪衛之驂乘者見御者之過從後呼車有救危之義不被其罪夫驂乘之呼車典冠之加衣同一意也加衣恐主之寒呼車恐君之危仁惠之情俱發於心然而於韓有罪於衛爲忠驂乘偶典冠不偶也非唯人行物亦有之長數仞之竹大連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或成器而見舉持或遺材而遭廢棄非工技之人有愛憎也刀斧如有偶然也蒸穀爲飯釀飯爲酒酒之成也甘苦異味飯之熟也剛柔殊和非庖厨酒人有意異也手指之調有偶適也調飯也殊筐而居甘酒也異器而處蟲螫一器酒棄不飲鼠涉一筐飯捐不食夫百草之類皆有補益遺醫人采掇成爲良藥或遺枯澤爲火所燥等之余也或爲劍戟或爲鋒鋸同之木也或梁於宮或柱於橋俱之火也或燦脂燭或燔枯草均之土也或基殿堂或塗軒戶皆之水也或溉田養或灑

腐臭物善惡同遭爲人用其不幸偶猶可傷痛況舍情氣之徒乎虞舜聖人也在世宜蒙全安之福父頑母嚚弟象教狂無過見憎不惡而得罪不幸甚矣孔子舜之次也生無尺土周流應聘削迹紀糧俱以聖才並不幸偶舜尚遭堯受禪孔子已死於闕里以聖人之才猶不幸偶庸人之中被不幸偶禍必衆多矣

命義篇

墨家之論以爲人死無命儒家之議以爲人死有命言有命者見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言無命者聞歷陽之都一宿沉而爲湖秦將白起坑趙降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皆死春秋之時敗績之軍死者蔽草尸且萬數饑饉之歲餓者滿道溫氣疫癘千戶滅門如必有命何其秦齊同也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墜死故相積於長平猶高祖初起相工入豐沛之邦多封侯之人矣未必老少男女俱貴而有相也卓犖時見往往皆然而歷陽之都男女俱沒長平之坑老少並

陷萬數之中必有長命未當死之人遭時衰微兵革並起不得終其壽人命有長短時有盛衰衰則疾病被災蒙禍之驗也宋衛陳鄭同日並災四國之民必有祿盛未當衰之人然而俱災國禍陵之也故國命勝人命壽命勝祿命人有壽夭之相亦有貧富貴賤之法俱見於體故壽命修短皆稟於天骨法善惡皆見於體命當天折雖稟異行終不得長祿當貧賤雖有善性終不得遂項羽且死顧謂其徒曰吾敗乃命非用兵之過此言實也實者項羽用兵過於高祖高祖之起有天命焉國命繫於衆星列宿吉凶國有禍福衆星推移人有盛衰人之有吉凶積歲之有豐耗命有衰盛物有貴賤一歲之中一貴一賤一壽之間一衰一盛物之貴賤不在豐耗人之衰盛不在賢愚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而不曰死生在天富貴有命者何則死生者無象在天以性爲主稟得堅彊之性則氣渥厚而體堅彊堅彊則壽命長壽命長則不夭死稟性軟弱者氣少泊而性廉軟廉軟則壽命短短則蚤死故言有命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稟猶

性所稟之氣得衆星之精衆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貴象則富貴得貧賤象則貧賤故曰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衆星天施氣而衆星布精天所施氣衆星之氣在其中矣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貧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故天有百官天有衆星地有萬民五帝三王之精天有王梁造父人亦有之稟受其氣故巧於御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遭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凶矣夫性與命異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惡而命吉操行善惡者性也禍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禍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使命吉之人雖不行善未必無福凶命之人雖勉操行未必無禍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性善乃能

求之命善乃能得之性善命凶求之不能得也行惡者禍隨而至而盜跖莊蹻橫行天下聚黨數千攻奪人物斷斬人身無道甚矣宜遇其禍乃以壽終夫如是隨命之說安所驗乎遭命者行善於內遭凶於外也若顏淵伯牛之徒謂一有字如何遭凶顏淵伯牛行善者也當得隨命福祐隨至何故遭凶顏淵困於學以才自殺伯牛空居而遭惡疾及屈平伍員之徒盡忠輔上竭王臣之節而楚放其身吳烹其尸行善當得隨命之福乃觸遭命之禍何哉言隨命則無遭命言遭命則無隨命儒者三命之說竟何所定且命在初生骨表著見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則富貴貧賤皆在初稟之時不在長大之後隨操行而至也正命者至百而死隨命者五十而死遭命者初稟氣時遭凶惡也謂姪姬之時遭得惡也或遭雷雨之變長大夭死此謂三命亦有三性有正有隨有遭正者稟五常之性也隨者隨父母之性遭者遭得惡物象之故也故姪姬食兔子生缺脣月令曰是月也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者生子不備必有大凶

瘡聾瞶盲氣遭胎傷故受性狂悖羊舌食我初生之時聲似豺狼長大性惡被禍而死在母身時遭受此性丹朱商均之類是也性命在本故禮有胎教之法于在身時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視非正聲耳不聽及長置以賢師良傳教君臣父子之道賢不肖在此時矣受氣時母不謹慎心妄慮邪則子長大狂悖不善形體醜惡素女對黃帝陳五女之法非徒傷父母之身乃又賊男女之性人有命有祿有遭遇有幸偶命者貧富貴賤也祿者盛衰興廢也以命當富貴遭當盛之祿常安不危以命當貧賤遇當衰之祿則禍殃乃至常苦不樂遭者遭逢非常之變若成湯囚夏臺文王厄羑里矣以聖明之德而有凶厄之變可謂遭矣變雖甚大命善祿盛受不爲害故稱遭逢之禍晏子所遭可謂大矣直兵指胸白刃加頸蹈死亡之地當劍戟之鋒執死得生還命善祿盛遭逢之禍不能害也歷陽之都長平之坑其中必有命善祿盛之人一宿同填而死遭逢之禍大命善祿盛不能卻也譬猶水火相更也水盛勝火火盛勝

水遇其主而用也雖有善命盛祿不遇知己之主不得效驗幸者謂所遭觸得善惡也獲罪得脫幸也無罪見拘不幸也執拘未久蒙令得出命善祿盛天災之禍不能傷也偶也謂事君也以道事君君善其言遂用其身偶也行與主乖退而遠不偶也退遠未久上官錄召命善祿盛不偶之害不能留也故夫遭遇幸偶或與命祿并或與命祿遭遇幸偶遂以成完遭遇不幸偶遂以敗傷是與命并者也中不遂成善轉為惡若是與命祿離者也故人之在世有吉凶之性命有盛衰之禍福重以遭遇幸偶之逢獲從生死而卒其善惡之行得其胸中之志希矣

無形篇

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猶陶者用土為簋廉冶者用銅為杵杆矣器形已成不可小大人體已定不可減增用氣為性性成命定體氣與形骸相抱生死與期節相須形不可變化命不可減加以陶冶言之人命短長可得論也或難曰陶冶用埴為簋廉簋廉一成遂至毀敗不可復變若夫冶

者用銅為杵杆杵杆雖已成器猶可復煉杵可得為尊尊不可為簋人稟氣於天雖各受壽夭之命立以形體如得善道神藥形可變化命可加增曰冶者變更成器須先以火煇煉乃可大小短長人冀延年欲比於銅器宜有若爐炭之化乃易形形易壽亦可增人何由變易其形便如火煉銅器乎禮曰水潦降不獻魚鼈何則雨水暴下蟲蛇變化化為魚鼈離本真暫變之蟲臣子謹慎故不敢獻人願身之變冀若蟲蛇之化乎夫蟲蛇未化者不若不化者蟲蛇未化人不食也化為魚鼈人則食之一有見字食則壽命乃短非所冀也歲月推移氣變物類蝦蟇為鵝雀為蝦蟇人願身之變冀若鵝與蝦蟇魚鼈之類也人設捕蝦蟇得者食之雖身之不化壽命不得長非所冀也魯公牛哀寢疾七日變而成虎鯨鯨羽山化為黃能能音來願身變者冀牛哀之為虎鯨之為能乎則夫虎能之壽不能過人天地之性人最為貴變人之形更為禽獸非所冀也凡可冀者以老翁變為嬰兒其次白髮復黑齒落復生身氣丁彊超乘不衰乃可貴也徒

變其形壽命不延其何益哉且物之變隨氣若應政治有所象爲非天所欲壽長之故變易其形也又非得神草珍藥食之而變化也人恒服藥固壽能增加本性益其身年也遭時變化非天之正氣人所受之真性也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沒正也人受正氣故體不變時或男化爲女女化爲男由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也應政爲變爲政變非常性也漢興老父授張良書已化爲石是以石之精爲漢興之瑞也猶河精爲人持璧與秦使者秦亡之徵也蠶食桑老蠶而爲繭繭又化而爲蛾蛾有兩翼變去蠶形蠕蠕化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蟬生兩翼不類蠕蠕凡諸命蠕蜚之類多變其形易其體至人獨不變者稟得正也生爲嬰兒長爲丈夫老爲父翁從生至死未嘗變更者天性然也天性不變者不可令復變變者不可不變若夫變者之壽不若不變者人欲變其形輒增益其年可也如徒變其形而年不增則蟬之類也何謂人願之龍之爲蟲一存一亡一短一長龍之爲性也變化斯須輒復非常由此言之人物也受不變之

形不可變更年不可增減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是虛也傳言宋景公出三善言樊噲卻三舍延年二十一載是又虛也又言秦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是又虛也稱亦松王喬好道爲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假令人生立形謂之甲終老至死常守甲形如好道爲仙未有使甲變爲乙者也夫形不可變更年不可減增何則形氣性天也形爲春氣爲夏人以氣爲壽形隨氣而動氣性不均則於體不同牛壽半馬馬壽半人然則牛馬之形與人異矣稟牛馬之形當自得牛馬之壽牛馬之不變爲人則年壽亦短於人世稱高宗之徒不言其身形變異而徒言其增延年壽故有信矣形之血氣也猶囊之貯粟米也一石囊之高大亦適一石如損益粟米囊亦增減人以氣爲壽氣猶粟米形猶囊也增減其壽亦當增減其身形安得如故如以人形與囊異氣與粟米殊更以苞瓜喻之苞瓜之汁猶人之血也其肌猶肉也試令人損益苞瓜之汁令其形如故耐爲之乎人不耐損益苞瓜之汁天安耐增減人之年人

年不可增減高宗之徒誰益之者而云增加如言高宗之徒形體變易其年亦增乃可信也今言年增不言其體變未可信也何則人稟氣於天氣成而形立則命相須以至終死形不可變化年亦不可增加以何驗之人生能行死則僵仆死則氣滅形消而壞稟生人形不可得變其年安可增人生至老身變者髮與膚也人少則髮黑老則髮曰白久則黃髮之變形非變也人少則膚白老則膚黑黑久則黧若有垢矣髮黃而膚爲垢故禮曰黃耆無疆髮變異故人老壽遲死骨肉不可變更壽極則死矣五行之物可變改者唯土也埏以爲馬變以爲人是謂未入陶甕更火者也如使成器入甕更火牢堅不可復變今人以爲天地所陶冶矣形已成定何可復更也圖仙人之形體生毛臂變爲翼行於雲則年增矣千歲不死此虛圖也世有虛語亦有虛圖假使之然蠅蛾之類非真正人也海外三十五國有毛民羽民羽則翼矣毛羽之民土形所出非言爲道身生毛羽也禹益見西王母不言有毛羽不死之民亦在外國不言有毛羽毛

羽之民不言不死不死之民不言毛羽毛羽未可以效不死仙人之有翼安足以驗長壽乎

率性篇

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爲善凡人君父審觀臣子之性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善漸於惡惡化於善成爲性行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初生意於惡終以惡詩曰彼姝者子何以興之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爲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爲青赤也青赤一成真色無異是故揚子哭岐道墨子哭練絲也蓋傷離本不可復變也人之性善可變爲惡惡可變爲善猶此類也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紗之質不黑麻扶緇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猶蓬紗也在所漸染而善惡變矣王良造父稱爲善御不能使不良爲良也如徒能御良其不良者不能馴服

此則馴工庸師服馴技能何奇而世稱之故曰王良登車馬不能驚堯舜爲政民無狂愚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主之民如彼惡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而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而鄙夫寬徒聞風名猶或變節况親接形面相教告乎孔門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聖教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教訓之功而漸漬之力也未入孔子之門時閭巷常庸無奇其尤甚不率者唯子路也世稱子路無恒之庸人未入孔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雞奮豚揚屑吻之音聒賢聖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闡導嘯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爲善之明效也夫肥沃堉塉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樹稼豐茂堉而堉者性惡深耕細鋤厚加糞壤勉致人功以助地方其樹稼與彼肥沃者相似類也地之高下亦如此焉以鑊錡鑿地以埤增下則其下與高者齊如復增鑊

錡則夫下者不徒齊者也反更爲高而其高者反爲下使人之性有善有惡彼地有高有下勉致其教令之善則將善者同之矣善以化溷醜其教令變更爲善善則且更宜反過於往善猶下地增加鑊錡更崇於高地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賜本不受天之富命所加貨財積聚爲世富人者得貨殖之術也夫得其術雖不受命猶自益饒富性惡之人亦不稟天善性得聖人之教志行變化世稱刊劍有千金之價棠谿魚腸之屬龍泉太阿之輩其本鋌山中之恒鐵也冶工鍛鍊成爲鋌利豈利劍之鍛與鍊乃異質哉工具師巧鍊一數至也試取東下直一金之劍更熱鍛鍊足其火齊其銛猶千金之劍也夫鐵石天然尚爲鍛鍊者變易故質況人含五常之性賢聖未之熱鍛鍊耳奚患性之不善哉古貴良醫者能知篤劇之病所從生起而以針藥治而已之如徒知病之名而坐觀之何以爲奇夫人有不善則乃性命之疾也無其教治而欲令變更豈不難哉天道有真僞真者固自與天相應僞者人加知巧亦與真者無以異也何以驗

之禹貢曰璆琳琅玕者此則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兼魚蚌之珠與禹貢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隨侯以藥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陽遂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鍊五石鑄以爲器磨礪生光仰以嚮日則火來至比真取火之道也今妄以刀劍之鉤月摩拭朗白仰以嚮日亦得火焉夫鉤月非陽遂也所以耐取火者摩拭之所致也今夫性惡之人使與性善者同類乎可率勉之令其爲善使之異類乎亦可令與道人之所鑄玉隨侯之所作珠人之所摩刀劍鉤月焉教導以學漸漬以德亦將日有仁義之操黃帝與炎帝爭爲天子教熊羆貔虎以戰于阪泉之野三戰得志炎帝敗績堯以天下讓舜竝爲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聽怒甚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可以爲城舉尾以爲旌奮心盛氣阻職爲彊夫禽獸與人殊形猶可命戰況人同類乎推此以論百獸率舞魚出聽六馬仰秣不復疑矣異類以殊爲同同類以鈞爲異所由不在於物在於人也

凡含血氣者教之所以異化也三苗之民或賢或不肖堯舜齊之思教加也楚越之人處莊嶽之間經歷歲月變爲舒緩風俗移也故曰齊舒緩秦慢易楚促急燕戇投以莊嶽言之四國之民更相出入久居單處性必變易夫性惡者心比木石木石猶爲人用況非木石在君子之迹庶幾可見有癡狂之疾歌啼於路不曉東西不睹燥濕不覺疾病不知饑飽性已毀傷不可如何前無所觀卻無所畏也是故王法不廢學校之官不除獄理之吏欲令比衆見禮義之教學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後使丹朱之志亦將可勉何以驗之三軍之士非能制也勇將率勉視死如歸且闔廬嘗試其士於五湖之側皆加刃於肩血流至地勾踐亦試其士於寢宮之庭赴火死者不可勝數夫刃火非人性之所貪也二主激卒念不顧生是故軍之法輕刺血孟賁勇也聞軍令懼是故叔孫通制定禮儀拔劍爭功之臣奉禮拜伏初驕倨而後遜順教威德變易性也不患性惡患其不服聖教自遇而以生禍也豆麥之種與稻粱殊然食能去饑小人君子稟

性異類乎譬諸五穀皆爲用實不異而效殊者稟氣有厚泊故性有善惡也殘則授不仁之氣泊而怒則稟勇渥也仁泊則戾而少愈勇渥則猛而無義而又和氣不足喜怒失時計慮輕愚妄行之人罪故爲惡人受五常含五臟皆具於身稟之泊少故其操行不及善人猶或厚或泊也非厚與泊殊其釀也麴蘖多少使之然也是故酒之泊厚同一麴蘖人之善惡共一元氣氣有少多故性有賢愚西門豹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緩帶弦以自促急之與緩俱失中和然而韋弦附身成爲完具之人能納韋弦之教補接不足則豹安于之名可得恭也貧劣宅屋不具牆壁宇達人指營之如財貨富愈起屋築牆以自蔽郭爲之具宅人弗復非魏之行田百畝鄒獨二百西門豹灌以漳水成爲膏腴則畝收一鍾夫人之質猶鄒田道教猶漳水也患不能化不患人性之難率也雒陽城中之道無水水工激上維中之水日夜馳流水工之功也由此言之迫近君子而仁義之道敦加於身孟母之徙宅蓋得其驗人間之水汚濁在野外者清潔俱

爲一水源從天涯或濁或清所在之勢使之然也南越王趙他本漢賢人也化南夷之俗背畔王制椎髻箕坐好之若性陸賈說以漢德懼以聖威驟然起坐心覺改悔奉制稱藩其於椎髻箕坐也惡之若性前則若彼後則若此由此言之亦在於教不獨在性也

吉驗篇

凡人稟貴命於天必有吉驗見於地見於地故有天命也驗見非一或以人物或以貞祥或以光氣傳言黃帝姬二十月而生生而神靈弱而能言長大率諸侯諸侯歸之教熊羆戰以伐炎帝炎帝敗績性與人異故在母之身留多十月命當爲帝故能教物物爲之使堯體就之如日望之若雲洪水滔天地龍爲害堯使禹治水驅地龍水治東流地龍潛處有殊奇之骨故有詭異之驗有神靈之命故有驗物之效天命當貴故從唐侯入嗣帝后之位舜未逢堯鯀在側陋替曉與象謀欲殺之使之完廩火燔其下令之浚井土掩其上舜得下廩不被火災穿井旁出不觸土害一有堯聞徵用試之於職官治職修事無廢亂使入故字

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螻蚋不噬達烈風疾雨行不迷
或夫人欲殺之不能害之毒螫之野禽蟲不能傷卒
受帝命踐天子祚后稷之時履大人跡或言衣帝譽
之服坐息帝譽之處姪身怪而棄之隘巷牛馬不敢
踐之寘之冰上鳥以翼覆之慶集其身母知其神怪
乃收養之長大佐堯位至司馬鳥孫王號昆莫匈奴
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鳥啣肉往食之單于怪
之以爲神而收長及壯使兵數有功單于乃復以其
父之民予昆莫命令長守於西城夫后稷不當棄故
牛馬不踐鳥以羽翼覆愛其身昆莫不當死故鳥啣
肉就而食之北夷橐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
對曰有氣大如雞子從天而下我故有娠後產子捐
於猪溷中猪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置馬欄中欲使
馬藉殺之馬復以口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爲天子令
其母收取奴畜之名東明令牧牛馬東明善射王恐
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擊水魚
鼈浮爲橋東明得渡魚鼈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
夫餘故北夷有夫餘國焉東明之母初妊時見氣從

天下及生棄之猪馬以氣呼之而生之長大王欲殺
之以弓擊水魚鼈爲橋天命不當死故有猪馬之救
命當都王夫餘故有魚鼈爲橋之助也伊尹且生之
時其母夢人謂已曰曰出水疾走走毋顧明且視曰
出水既東走十里顧其鄉皆爲水矣伊尹命不當沒
故其母感夢而走惟此以論歷陽之都其策命若伊
尹之類必有先時感動在他地之效齊襄公之難桓
公爲公子與子糾爭立管仲輔子糾鮑叔佐桓公管
仲與桓公爭引弓射之中其帶鉤夫人身長七尺帶
約其要鉤挂於帶在身所掩不過一寸之內既微小
難中又滑澤銛靡鋒刃中鉤者莫不蹉跌管仲射之
正中其鉤中矢觸因落不跌中旁肉命當富貴有神
靈之助故有射鉤不中之驗楚共王有五子于招子
圉子于子哲棄疾五人皆有寵共王無適立乃望祭
山川請神決之乃與巴姬理璧於太室之庭令五子
齊而人拜康王跨之子圉肘加焉子于子哲皆遠之
棄疾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故共王死招爲康王至
子失之國爲靈王及身而弑于于爲王十有餘日子

暫不立又懼誅死皆絕無後棄疾後立竟續楚祖如其神符其王日之長短與拜去璧遠近相應也夫璧在地中五子不知相隨入拜遠近不同壓紐若神將救跽之矣晉屠岸賈作難誅趙盾之子朔死其妻有遺腹子及岸賈聞之索於宮母置兒於衿中祝曰趙氏宗滅乎若當啼卽不滅若無聲及索之而終不啼遂脫得活程嬰齊負之匿於山中至景公時韓厥言於景公景公乃與韓厥共立趙孤續趙氏祀是爲文子當趙孤之無聲若有掩其口者矣由此言之趙文子立命也高皇帝母曰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蛟龍在上及生而有美一有實字性好用酒嘗從王姬武負賈酒飲醉止臥媪負見其身常有神怪每酌飲酒酒倍後行澤中手斬大蛇一姬當道而哭云赤帝子殺吾子此驗既著聞矣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之氣也與呂后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求之見其上常有氣直起往求輒得其處後與項羽約先入秦關王之高祖先至項羽怨恨范增曰吾令人望其

氣氣皆爲龍成五采此皆天子之氣也急擊之高祖往謝項羽羽與亞父謀殺高祖使項莊拔劍起舞項伯知之因與項莊俱起每劍加高祖之上項伯輒以身覆高祖之身劍遂不得下殺勢不得成會有張良樊噲之救卒得免脫遂王天下初妊身有蛟龍之神旣生酒舍見雲氣之怪夜行斬蛇蛇軀悲哭始皇呂后望見光氣項羽謀殺項伯爲蔽謀遂不成遭得良噲蓋富貴之驗氣見而物應人助輔援也實太后弟名曰廣國年四五歲家貧爲人所掠賣其家不知其所在傳賣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寒臥炭下百餘人炭崩盡壓死廣國獨得脫自卜數日當爲侯從其家之長安聞實皇后新立家在清河觀津乃上書自陳實太后言於景帝召見問其故果是乃厚賜之文帝立拜廣國爲韋武侯侯夫積炭崩百餘人皆死廣國獨脫命當富貴非徒得活又封爲侯虞子大陳爾東莞人也其生時以夜適免母身母見其上若一瓦練狀經上天明以問人人皆曰古貴氣與天通長大仕宦位至司徒公廣文伯河東蒲坂人也

其生亦以夜半時適生有人從門呼其父名父出應之不見人有大木杖植其門側好善異於衆其父持杖入門以示人人占曰吉文伯長大學宦位至廣漢太守文伯當富貴故父得賜杖其占者若曰杖當子力矣光武帝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生於濟陽宮後殿第二內中皇考爲濟陽令時夜無火室內自明皇考怪之卽召功曹吏充蘭使出問卜工蘭與馬下卒蘇永俱之卜王長孫所長孫卜謂永蘭曰此吉事也母多言是歲有禾生景天備火中三本一莖九穗長於禾一二尺蓋嘉禾也元帝之初有鳳凰下濟陽宮一有龍字故今濟陽宮有鳳凰廬始與李父等俱起到柴界中遇賊兵惶惑走濟陽舊廬比到見光若火正赤在舊廬道南光耀幢幢上屬天有頃不見王莽時謁者蘇伯阿能望氣使過春陵城郭鬱鬱葱葱及光武到河北與伯阿見問曰卿前過春陵何用知其氣佳也伯阿對曰見其鬱鬱葱葱耳蓋天命當興聖王當出前後氣驗照察明著繼體守文因據前基宗天之氣驗不足言創業龍興由微賤起於顛沛若高祖光

武者曷嘗無天人神怪光顯之驗乎

論衡卷二終

論衡卷三

偶會篇

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適偶之數非有他氣旁物厭勝感動使之然也世謂子胥伏劍屈原自沉子蘭宰詬誣譏吳楚之君究殺之也偶二子命當絕子蘭宰詬適爲譏而懷王夫差適信姦也君適不明臣適爲譏二子之命偶自不長二偶三合似若有之其實自然非他爲也夏殷之朝遠窮桀紂之惡適稔商周之數適起湯武之德適豐關龍逢殺箕子比干囚死當桀紂惡盛之時亦二子命訖之期也任伊尹之言納呂望之議湯武且興之會亦二臣當用之際也人臣命有吉凶賢不肖之主與之相逢文王時當昌呂望命當貴高宗治當平傳說德當遂非文王高宗爲二臣生呂望傳說爲兩君出也君明臣賢光耀相察上修下治度數相得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孔子自傷之辭非實然之道也孔子命不王二子壽不長也不王不長所稟不同度數並放適相應也二龍之秋當效周厲適閹穢褒姒當喪周國

幽王稟性偶惡非二龍使厲王發孽褒姒今幽王愚惑也遭逢會遇自相得也僮諱之語當驗關雎之變適生鸛鵒之占當應魯昭之惡適成非僮諱致關雎鸛鵒招君惡也期數自至人行偶合也堯命當禪舜丹朱爲無道虞統當傳夏商均行不軌非舜禹當得天下能使二子惡也美惡是非適相逢也火星與昂星出入昂星低時火星出昂星見時火星伏非火之性厭服昂也時偶不並度轉乖也正月建寅斗魁破申非寅建使申破也轉運之衡偶自應也父歿而子嗣姑死而婦代非子婦代代使父姑終歿也老少年次自相承也世謂秋氣擊殺穀穀草不任凋傷而死此言失實夫物以春生夏長秋而熟老適自枯死陰氣適盛與之會遇何以驗之物有秋不死者生性未極也人生百歲而終物生一歲而死死謂陰氣殺之人終觸何氣而亡論者猜或謂鬼喪之夫人終鬼來物死寒至皆適遭也人終見鬼或見鬼而不死物死觸寒或觸寒而不枯壞屋所壓崩崖所墜非屋精崖氣殺此人也屋老崖沮命凶之人遭屋適履月數

於天嚟消於淵風從虎雲從龍同類通氣性相感動
若夫物事相遭吉凶同時偶適相遇非氣感也殺人
者罪至大辟殺者罪當重死者命當盡也故害氣下
降凶命先中聖王德施厚祿先逢是故德令降於殿
堂命長之囚出於牢中天非爲囚未當死使聖王出
德令也聖王適下赦拘囚適當免死猶人以夜臥晝
起矣夜月光盡不可以作人力亦倦欲壹休息晝日
光明人臥亦覺力亦復足非天以日作之以夜息之
也作與日相應息與夜相得也鴈鵠集於會稽去避
碣石之寒來適民田之卑蹈履民田嚟食草糧糧盡
食索春雨適作避熱北去復之碣石象耕盤陵亦如
此焉傳曰舜葬蒼梧象爲之耕禹葬會稽鳥爲之佃
失事之實虛妄之言也丈夫有短壽之相娶必得早
寡之妻早寡之妻嫁亦遇夭折之夫也世曰男女早
死者夫賊妻妻害夫非相賊害命自然也使火燃以
水沃之可謂水賊火火適自滅水適自覆兩名各自
敗不爲相賊今男女之早夭非水沃火之比適自滅
覆之類也賊父之子妨兄之弟與此同召同宅而處

氣相加凌羸瘠消單至於死亡何謂相賊或客死千
里之外兵燒厭溺氣不相犯相賊如何王莽姑姊正
君許嫁二夫二夫死當適趙而王薨氣未相加遙賊
三家何其痛也黃公取隣巫之女卜謂女相貴故次
公位至丞相其實不然次公當貴行其女會女亦自
尊故入次公門偶適然自相遭遇時也無祿之人商
而無盈農而無播非其性賊貨而命妨藥也命貧居
無利之貨祿惡殖不滋之藥也世謂宅有吉凶徙有
歲月實事則不然天道難知假令有命凶之人當衰
之家治宅適得不吉之地移徙適觸歲月之忌一家
犯忌口以十數坐而死者必祿我命泊之人也推此
以論仕宦進退遷徙可復見也時適當退君用譏口
時適當起賢人薦已故仕且得官也君子輔善且失
位也小人毀奇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孔子稱命魯
人臧倉譏孟子於平公孟子言天道未當行與譏相
遇天未與已惡人用口故孔子稱命不怨公伯寮孟
子言天不尤臧倉誠知時命當自然也推此以論人
君治道功化可復言有命當貴時適平期當亂祿遭

衰治亂成敗之時與人興衰吉凶適相遭遇因此論聖賢迭起猶此類也聖主龍興於倉卒長輔超拔於際會世謂韓信張良輔助漢王故秦滅漢興高祖得王夫高祖命當自王信良之輩時當自與兩相遭遇若故相求是故高祖起於豐沛豐沛子弟相多富貴非天以子弟助高祖也命相小大適相應也趙簡子廢太子伯魯立庶子無恤無恤遭賢命亦當君趙也世謂伯魯不肖不如無恤伯魯命當賤知慮多混亂也韓生仕至太傅世謂顏倪寬實謂不然太傅當貴遭與倪寬遇也趙武藏於袴中終日不啼非或掩其口闕其聲也命時當生睡臥遭出也故軍功之侯必斬兵死之頭富家之商必奪貧室之財削土免侯罷退令相罪法明白祿秩適極故厲氣所中必加命短之人凶歲所著必饑虛耗之家矣

骨相篇

人曰命難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體人命稟於天則有表候於體察表候以知命猶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謂也傳言黃帝龍顏頤頤頤戴午

帝髻駢齒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陽周公背倭臯陶馬口孔子反羽斯十二聖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輔主憂世世所共聞儒所共說在經傳者較著可信若夫短書俗記竹帛滑文非儒者所見衆多非一蒼頡四目爲黃帝史晉公子重耳此脇爲諸侯霸蘇秦骨鼻爲六國相張儀此脇亦相秦魏項羽重瞳云虞舜之後與高祖分王天下陳平貧而飲食不足貌體佼好而衆人怪之曰平何食而肥及韓信爲滕公所鑒免於鉞質亦以面狀有異面狀肥佼亦一相也高祖隆準龍顏美鬚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單父呂公善相見高祖狀貌奇之因以其女妻高祖呂后是也卒生孝惠王魯元公主高祖爲泗上亭長當去歸之田與呂后及兩子居田有一老公過請飲因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曰皆貴老公去高祖從外來呂后言於高祖高祖追及老公止使自相老公曰卿者夫人嬰兒相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也後高祖得天下如老公言推此以

況一室之人皆有富貴之相矣類同氣鈞性體法相固自相似異氣殊類亦兩相遇富貴之男娶得富貴之妻女亦得富貴之男夫二相不鈞而相遇則有立死若未相適有豫亡之禍也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死如此者再乃獻之趙王趙王未取又薨清河南宮大有與正君父稱君善者遇相君曰貴爲天下母是時宣帝世元帝爲太子稱君乃因魏郡都尉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君上宣帝崩太子立正君爲皇后君上爲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爲成帝正君爲皇太后竟爲天下母夫正君之相當爲天下母而前所許二家及趙王爲無天下父之相故未行而二夫死趙王薨是則二夫趙王無帝王大命而正君不當與三家相遇之驗也丞相黃次公故爲陽夏游徼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貴爲封侯者夫人次公止車審視之相者曰今此婦人不富貴卜書不用也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也卽娶以爲妻其後次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爲列侯夫次公富貴婦人當

配之故果相遇遂俱富貴使次公命賤不得婦人爲偶不宜爲夫婦之時則有二夫趙王之禍夫舉家皆富貴之命然後乃任富貴之事骨法形體有不應者則必別離死亡不得久享介福故富貴之家役使奴僮育養牛馬必有與衆不同者矣僮奴則有不死亡之相牛馬則有數字乳之性田則有種孳連熟之穀商則有居善疾售之貨是故知命之人見富貴於賤賤賤貧賤於富貴素骨節之法察皮膚之理以審人之性命無不應者趙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婢之子無恤而以爲貴無恤最賢又有貴相簡子後廢太子而立無恤卒爲諸侯襄子是矣相工相黥布當先刑而乃王後竟被刑乃封王衛青父鄭季與楊信公主家僮衛媼通生青在建章宮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青曰人奴之道得不笞罵足矣安敢望封侯其後青爲軍吏戰數有功超封增官遂爲大將軍封爲萬戶侯周亞夫未封侯之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入將相持一有重半國乘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侯矣

有如父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
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有縫理入口曰此
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有罪文帝擇絳侯子
賢者推亞夫通封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旬
奴入邊乃以亞夫爲將軍至景帝之時亞夫爲丞相
後以疾免其子爲亞夫買工官尚方甲盾五百被可
以爲塋者取庸苦之不與錢庸知其盜買官器怒而
上告其子景帝下吏責問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當
鄧通之幸文帝也貴在公卿之上賞賜億萬與上齊
體相工相之曰當貧賤餓死文帝崩景帝立通有盜
鑄錢之罪景帝考驗通亡寄死人家不名一錢韓太
傅爲諸生時一有口借相工五十錢與之俱入璧雍
之中相壁雍弟子誰當貴者相工指倪寬曰彼生當
貴秩至三公韓生謝遣相工通刺倪寬結膠漆之交
盡勛力之敬從舍從寬深自附納之寬嘗甚病韓生
養視如僕狀恩深踰於骨肉後名聞於天下倪寬位
至御史大夫州郡承旨召請擢用舉在本朝遂至太
傅夫謝徒許負及相鄧通倪寬之工可謂知命之工

矣故知命之工察骨體之趨賄富貴貧賤猶人見盤
盂之器知所設用也善器必用貴人惡器必施賤者
尊卑不在陪廁之側匏瓜不在堂殿之上明矣富貴
之骨不遇貧賤之苦貧賤之相不遭富貴之樂亦猶
此也器之盛物有斗石之量猶人爵有高下之差也
器過其量物溢棄遺爵過其差死亡不存論命者如
比之於器以察骨體之法則命在於身形定矣非徒
富貴貧賤有骨體也而操行清濁亦有法理貴賤貧
富命也操行清濁性也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
惟知命有明相莫知性有骨法此見命之表證不見
性之符驗也范蠡去越自齊遺大夫種書曰飛鳥盡
良弓藏狡兔死走犬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
患難不可與共榮樂子何不去大夫種不能去稱病
不朝賜劍而死大梁人尉繚說秦始皇以并天下之
計始皇從其冊與之亢禮衣服飲食與之齊同繚曰
秦王爲人隆準長目鸞膺豺聲少恩虎視狠心居約
易以下人得志亦輕視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常身自
下我誠使秦王須得志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交游

乃亡去故范蠡尉繚見性行之謹而以定處來事之
實實有其效如其法相由此言之性命繫於形體明
矣以尺書所載世所共見准况古今不聞者必衆矣
非一皆有其實稟氣於天立形於地察在地之形以
知在天之命莫不得其實也有傳孔子相澹臺子羽
唐舉占蔡澤不驗之文此失之不審何隱匿微妙之
表也相或在內或在外或在形體或在聲氣察外者
遺其內在形體者亡其聲氣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
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問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頭
似堯其項若皋陶肩頰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
寸僂僂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
形狀未也如喪家狗然哉然哉夫孔子之相鄭人失
其實鄭人不明法術淺也孔子之失子羽唐舉惑於
蔡澤猶鄭人相孔子不能具見形狀之實也以貌取
人失於子羽以言取人失於宰予也

初稟篇

人生性命當富貴者初稟自然之氣養育長大富貴
之命效矣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鳥儒者論之

以爲雀則文王受命魚鳥則武王受命文武受命於
天天用雀與魚鳥命授之也天用赤雀命文王文王
不受天復用魚鳥命武王也若此者謂本無命於天
修已行善善行聞天天乃授以帝王之命也故董與
魚鳥天使爲王之命也王所奉以行誅者也如實論
之非命也命謂初所稟得而生也人生受性則受命
矣性命俱稟同時並得非先稟性後乃受命也何以
明之棄事堯爲司馬居稷官故爲后稷曾孫公劉居
邠後徙居邠後孫古公亶甫三子太伯仲雍季歷季
歷生文王昌昌在襁褓之中聖瑞見矣故古公曰我
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於是太伯知之乃辭之吳文
身斷髮以讓王季文王受命謂此時也天命在人本
矣太王古公見之早也此猶爲未文王在母身之中
已受命也王者一受命內以爲性外以爲體體者面
輔骨法生而稟之吏秩百石以上王侯以下郎將大
夫以至元士外及刺史太守居祿秩之吏稟富貴之
命生而有表見於面故許負姑布子卿輒見其驗仕
者隨秩遷轉遷轉之人或至公卿命祿尊貴位望高

大王者尊貴之率高大之最也生有高大之命其時身有尊貴之奇古公知之見四乳之怪也夫四乳聖人證也在母身中稟天聖命豈長大之後修行道德四乳乃生以四乳論望羊亦知爲胎之時已受之矣劉媪息於大澤夢與神遇遂生高祖此時已受命也光武生於濟陽宮夜半無火內中光明軍下卒蘇永謂公曹史充蘭曰此吉事也母多言此時已受命獨謂文王武王得赤雀魚鳥乃受命非也上天壹命王者乃興不復更命也得富貴大命自起王矣何以驗之富家之翁貲累千金生有富骨治生積貨至於年老成爲富翁矣夫王者天下之翁也稟命定於身中猶鳥之別雄雌於卵殼之中也卵殼孕而雌雄生日月至而骨節彊彊則雄自率將雌雄非生長之後或教使爲雄然後乃敢將雌此氣性剛彊自爲之矣夫王者天下之雄也其命當王王命定於懷妊猶富貴骨生有鳥雄卵成也非唯人鳥也萬物皆然草木生於實核出土爲莖葉稍生莖葉成爲長短巨細皆由實核王者長巨之最也朱草之莖如鍼紫芝之莖如

豆成爲瑞矣王者稟氣而生亦猶此也或曰王者生稟天命及其將王天復命之猶公卿以下詔書封拜乃敢卽位赤雀魚鳥上天封拜之命也天道人事有相命使之義自然無爲天之道也命文以赤雀武以白魚是有爲也管仲與鮑叔分財取多鮑叔不與管仲不求內有以相知視彼猶我取之不疑聖人起王猶管之取財也朋友彼我無有授與之義上天自然有命使之驗是則天道有爲朋友自然也當漢祖斬大地之時誰使斬者豈有天道先至而乃敢斬之哉勇氣奮發性自然也夫斬大地誅秦殺項同一實也周之文武受命伐殷亦一義也高祖不受命使之將獨謂文武受雀魚之命誤矣難曰康王之詔曰目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如無命史經何爲言天乃大命文王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激勸康叔勉使爲善故言文王行道上聞於天天乃大命之也詩曰乃眷西顧此惟予度與此同義天無頭而眷顧如何人有顧睨以人做天事易見故曰眷顧天乃

大命文王眷顧之義實天不命也何以驗之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如必須天有命乃以從事安得先天而後天乎以其不待天命直以心發故有先天後天之勸言合天時故有不違奉天之文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唯天爲大唯堯則之王者則天不違奉天之義也推自然之性與天合同是則所謂大命文王也自文王意文王自爲非天驅赤雀使告文王云當爲王乃敢起也然則文王赤雀及武王白魚非天之命呂熾祐也吉人舉事無不利者人徒不召而至瑞物不招而來默然諧合若或使之出門聞告顧睨見善自然道也文王當與赤雀適來魚躍鳥飛武王偶見非天使雀至白魚來也吉物動飛而聖遇也白魚入于王舟王陽曰偶適也光祿大夫劉琨前爲弘農太守虎渡河光武皇帝曰偶適自然非或使之也故夫王陽之言適光武之曰偶可謂合於自然也

本性篇

情性者人治之本禮樂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極禮爲之防樂爲之節性有卑謙辭讓故制禮以適其宜情有好惡喜怒哀樂故作樂以通其敬禮所以制樂所爲作者情與性也昔儒舊生著作篇章莫不論說莫能實定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一有性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性字如此則一有性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密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謂人生於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者一有欲字放縱悖亂不善日以生矣若孟子之言人幼小之時無有不善也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羊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視之及堂聞其啼聲而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野心無親非是莫滅羊舌氏遂不肯見及長一有與字邪勝爲亂食我與焉國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滅矣紂之惡在孩子之時食我之亂見始

生之聲孩子始生未與物接誰令啼者丹朱生於唐宮商均生於虞室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所與接者必多善矣二帝之旁必多賢矣然而丹朱傲商均虐並失帝統歷世爲戒且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而眸子瞭心濁而眸子眊人生目輒眊瞭眊瞭稟之於天不同氣也非幼小時瞭長大與人接乃更眊也性本自然善惡有質孟子之言情性未爲實也然而性善之論亦有所緣或仁或義性術垂也動作趨翔性纖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皆知水土物器形性不同而莫知善惡稟之異也一有告子曰字一歲嬰兒無爭奪之心長大之後或漸利色狂心悖行由此生也告子與孟子同時其論性無善惡之分譬之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夫水無分於東西猶人無分於善惡也夫告子之言謂人之性與水同也使性若水可以水喻性猶金之爲金木之爲木也人善固善惡亦因惡初稟天然之姿受純一之質故生而兆見善惡可察無分於善惡可推移者謂中人不善不惡須教成者

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告子之以決水喻者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惡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爲善習惡而爲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之中最卓者也而曰上智下愚不移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實也夫告子之言亦有緣也詩曰彼姝之子何以與之其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夫決水使之東西猶染絲令之青赤也丹朱商均已染於唐虞之化矣然而丹朱傲而商均虐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變也孫卿有反孟子作性惡之篇以爲人性惡其善者僞也性惡者以爲人生皆得惡性也僞者長大之後勉使爲善也若孫卿之言人幼小無有善也稷爲兄以種樹爲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爲弄石生而堅蘭生而香稟善氣長成就成種樹之戲爲唐司馬俎豆之弄爲周聖師稟蘭石之性故有堅香之驗夫孫卿之言未爲得實然而性惡之言有緣也

一歲嬰兒無推讓之心見食號欲食之睹好啼欲玩之長大之後禁情割欲勉厲爲善矣劉子政非之曰如此則天無氣也陰陽善惡不相當則人之爲善安從生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已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夫陸賈知人禮義爲性人亦能察已所以受命性善者不待察而自善性惡者雖能察之猶背禮畔義挹於善不能爲也故貪者能言廉亂者能言治盜跖非人之竊也莊躡刺人之謚也明能察已口能論賢性惡不爲何益於善陸賈之言未能得實董仲舒覽孫孟之書作情性之說曰天之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經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曰性善者是見其陽也謂惡者是見其陰者也若仲舒之言謂孟子見其陽孫卿見其陰也處二家各有見可也不處人情性情性有善有惡未也夫人情性同生於陰陽其生於陰陽有溫有泊玉生於石有純有駁情性於陰陽安能純善仲舒之言未能得實劉子政曰性生而然者也在於身而不發情接於物而然者也出形於外形外則謂

之陽不發者則謂之陰夫子政之言謂性在身而不發情接於物形出於外故謂之陽性不發不與物接故謂之陰夫如子政之言乃謂情爲陽性爲陰也不據本所生起苟以形出與不發見定陰陽也必以形出爲陽性亦與物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惻隱不忍不忍仁之氣也卑謙辭讓性之發也有與接會故惻隱卑謙形出於外謂性在內不與物接恐非其實不論性之善惡徒讓外內陰陽理難以知且從子政之言以性爲陰情爲陽夫人稟情竟有善惡不也自孟子以下至劉子政鴻儒博生聞見多矣然而論情性竟無定是唯世碩儒公孫尼子之徒頗得其正由此言之事易知道難論也鄧文茂記繁如榮華慨諸劇談甘如飴蜜未必得實實者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高下也稟性受命同一實也命有貴賤性有善惡謂性無善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九州田土之性善惡不均故有黃赤黑之別上中下之差水潦不同故有清濁之流東西南北之趨人稟天地之

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余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揚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反經合道則可以爲教盡性之理則未也

物勢篇

儒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合氣非當時欲得生子情欲動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婦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然則人生於天地也猶魚之於淵鸞鳳之於人也因氣而生種類相產萬物生天地之間皆一實也傳曰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若此論事者何故云天地爲鑪萬物爲銅陰陽爲火造化爲工乎案陶冶者之用火鑪銅鑪器故爲之也而云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耳可謂陶冶者不故爲器而器偶自成乎夫比不應事未可謂喻文不稱實未可謂是也曰是喻人稟氣不能純一若鑪銅之

下形鑪器之得火也非謂天地生人與陶冶同也與喻人皆引人事人事有體不可斷絕以目視頭頭不得不動以手相足足不得不搖目與頭同形手與足同體今夫陶冶者初埏埴作器必模範爲形故作之也然炭生火必調和適適故爲之也及銅鑪不能皆成器鑪不能盡善不能故生也夫天不能故生人則其生萬物亦不能故也天地合氣物偶自生矣夫耕耘播種故爲之也及其成與不熟偶自然也何以驗之如天故生萬物當令其相親愛不當令之相賊害也或曰五行之氣天生萬物以萬物合五行之氣五行之氣更相賊害曰天自當以一行之氣生萬物令之相親愛不當令五行之氣反使相賊害也或曰欲爲之用故令相賊害賊害相成也故天用五行之氣生萬物人用萬物作萬事不能相制不能相使不相賊害不成爲用金不賊木木不成用火不鑪金金不成器故諸物相賊相利含血之蟲相勝服相啣噬相啖食者皆五行氣使之然也曰天生萬物欲令相爲用不得不相賊害也則生虎狼螻蟻及蜚蠊之蟲皆

賊害人天又欲使人爲之用邪且一人之身含五行之氣故一人之行有五常之操五常五常之道也五藏在内五行氣俱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懷五行之氣輒相賊害一人之身胸懷五藏自相賊也一人之操行義之心自相害也且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在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爲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爲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曰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効午馬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兔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雞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巳蛇也申猴也火勝金蛇何不食猴猴獼猴者畏鼠也獼猴者犬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勝金獼猴何故畏鼠也戌土也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畏犬東方木也其星倉龍也西方金也其星白虎也南方火也其星朱鳥也北方水也其星元武也天有四

星之精降生四獸之體含血之蟲以四獸爲長四獸含五行之氣最較著紫龍虎交不相賊鳥龜會不相害以四獸驗之以十二辰之禽效之五行之蟲以氣性相刻則尤不相應凡萬物相刻賊含血之蟲則相服至於相啖食者自以齒牙頓利勦力優劣動作巧便氣勢勇桀若人之在世勢不與適力不均等自相勝服以力相服則以刃相賊矣夫人以刃相賊猶物以齒角爪牙相觸刺也力強角利勢烈牙長則能勝氣微爪短誅膽小距頓則服畏也人有勇怯故戰有勝負勝者未必受金氣負者未必得木精也孔子畏陽虎卻行流汗陽虎未必色白孔子未必面青也鷹之擊鳩雀鴉之啄鵲鵲未必鷹鴉生於南方而鳩雀鵲鵲產於西方也自是勦力勇怯相勝服也一堂之上必有論者一鄉之中必有訟者訟必有曲直論必有是非非而曲者爲負是而直者爲勝亦或辯口利舌辭喻橫出爲勝或訥弱綴踈蹇不比者爲負以舌論訟猶以劍戟鬪也利劍長戟手足健疾者勝頭刀短矛手足緩固者負夫物之相勝或以勦力或以

氣勢或以巧便小有氣勢口足有便則能以小而制大大無骨力角翼不勁則以大而服小鵲食蜩皮搏勞食蛇蟬地不便也蚊虻之力不如牛馬牛馬困於蚊虻蚊虻乃有勢也鹿之角足以觸犬獼猴之手足以搏鼠然而鹿制於犬獼猴服於鼠角爪不利也故十年之牛爲牧豎所驅長仞之象爲越僮所鈎無便故也故夫得其便也則以小能勝大無其便也則以彊服於羸也

奇怪篇

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姁禹母吞燕卵而生商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詩曰不圻不副是生后稷說者又曰禹高逆生問母背而出后稷順生不圻不副不感動母體故曰不圻不副逆生者子孫逆死順生者子孫順亡故桀紂誅死赦王奪邑言之有頭足故人信其說明事以驗證故人然其文識書又言堯母慶都野出赤龍威已遂生堯高祖本紀言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當

電晦冥太公往視見蛟龍於上已而有身遂生高祖其言神驗文又明著世儒學者莫謂不然如實論之虛妄言也彼詩言不圻不副言其不感動母體可也言其闔母背而出妄也夫蟬之生復育也闔背而生天之生聖子與復育同道乎免吮毫而懷子及其子生從口而出棄禹母吞薏苡高母嚙鵲卵與免吮毫同實也禹高之母生宜皆從口不當闔背夫如是闔背之說竟虛妄也世間血刃死者多未必其先祖初爲人者生時逆也秦失天下問樂新胡亥項羽誅子嬰秦之先祖伯翳豈逆生乎如是爲順逆之說以驗三家之祖誤矣且夫薏苡草也燕卵鳥也大人跡土也三者皆形非氣也安能生人說聖者以爲稟天精微之氣故其爲有殊絕之知今三家之生以草以鳥以土可謂精微乎天地之性唯人爲貴則物賤矣今貴人之氣更稟賤物之精安能精微乎夫今雄雉施氣於鴈鵠終不成子者何也鴈雀之身小鴈鵠之形大也今燕之身不過五寸薏苡之莖不過數尺二女吞其卵實安能成七尺之形乎燦一禹之銅以灌一

饒之形不能成一禹明矣今謂大人天神故其跡巨
巨跡之人一隅之樂銅也姜原之身一錢之形也使
大人施氣於姜原姜原之身小安能盡得其精不能
盡得其精則后稷不能成人堯高祖密龍之子子性
類父龍能乘雲堯與高祖亦宜能焉萬物生於土各
似本種不類土者生不出於土土徒養育之也母之
懷子猶土之育物也堯高祖之母受龍之施猶土受
物之播也物生自類本種夫二帝宜似龍也且夫含
血之類相與爲牝牡牝牡之會皆見同類之物精感
欲動乃能授施若夫牡馬見雌牛雀見雄牝雞不相
與合者異類故也今龍與人異類何能感於人而施
氣或曰夏之衰二龍關於庭吐珠於地龍亡珠在積
而藏之至周幽王發出龍珠化爲元龍入于後宮與
處女交遂生褒姒元龍與人異類何以感於處女而
施氣乎夫元龍所交非王故褒姒爲禍周國以亡以
非類妄交則有非道妄亂之子今堯高祖之母不以
道接會何故二帝賢聖與褒姒異乎或曰趙簡子病
五日不知人覺言我之帝所有熊來帝命我射之中

熊死有熊來我又射之中熊熊死後問當道之鬼凡
曰熊熊有二卿之先祖也熊熊物也與人異類何以
施類於人而爲二卿祖夫簡子所射熊熊二卿祖當
亡簡子當昌之秋也簡子見之若寢夢矣空虛之象
不必有實假令有之或時熊熊先化爲人乃生二卿
魯公牛哀病化爲虎人化爲獸亦如獸爲人元龍入
後宮殆先化爲人天地之間異類之物相與交接未
之有也天人同道好惡均心人不好異類則天亦不
與通人雖生於天猶蟻虱生於人也人不好蟻虱天
無故欲生於人何則異類殊性情欲不相得也天地
夫婦也天施氣於地以生物人轉相生精微爲聖皆
因父氣不更稟取如更稟者爲聖高后稷不聖如聖
人皆當更稟十二聖不皆然也黃帝帝嚳帝顓頊帝
舜之母何所受氣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母何所感
吞此或時見三家之姓曰姬氏子氏姬氏則因依放
空生怪說猶見禹湖之地而著黃帝升天之說矣失
道之意還反其半蒼頡作書與事相連姜原履大人
跡跡者基也姓當爲其下土乃爲女旁臣非基跡之

字不合本事疑非實也以周姬况夏殷亦知子之與
妣非燕子薏苡也或時禹契后稷之母適欲懷妊遭
吞薏苡燕卵履大人跡也世好奇怪古今同情不見
奇怪謂德不異故因以爲姓世問誠信因以爲然聖
人重疑因不復定世士淺論因不復辨儒生是占因
生其說彼詩言不圻不副者言后稷之生不感動母
身也儒生穿鑿因造禹契逆生之說感於龍夢與神
遇猶此率也堯高祖之母適欲懷妊遭逢雷龍載雲
雨而行人見其形遂謂之然夢與神遇得聖子之象
也夢見鬼合之非夢與神遇平安得其實野出感龍
及蛟龍居上或堯高祖受富貴之命龍爲吉物遭加
其上吉祥之瑞受命之證也光武皇帝產於濟陽宮
鳳凰集於地嘉禾生於屋聖人之生奇鳥吉物之爲
瑞應必以奇吉之物見而子生謂之物之子是則光
武皇帝嘉禾之精鳳凰之氣歟案帝繫之篇及三代
世表禹鯀之子也高稷皆帝嚳之子其母皆帝嚳之
妃也及堯亦嚳之子帝王之妃何爲適草野古時雖
質禮已設制帝王之妃何爲浴於水夫如是言聖人

更稟氣於天母有感吞者虛妄之言也實者聖人自
有種世族仁如文武各有類孔子吹律自知殷後項
羽重瞳自知虞舜苗裔也五帝三王皆祖黃帝黃帝
聖人本稟貴命故其子孫皆爲帝王帝王之生必有
怪奇不見於物則效於夢矣

論衡卷四

書虛篇

世信虛妄之書以爲載於竹帛上者皆賢聖所傳無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諷而讀之睹真是之傳與虛妄之書相違則并謂短書不可信用夫幽冥之實尚可知沈隱之情尚可定顯文露書是非易見寵總并傳非實事用精不專無思於事也夫世間傳書諸子之語多欲立奇造異作驚目之論以駭世俗之人爲誦詭之書以著殊異之名傳書言延陵季子出游見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來薪者投鏹於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儀貌之壯語言之野也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字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名遂去不顧世以爲然殆虛言也夫季子恥吳之亂吳欲其立以爲主終不肯受去之延陵終身不還廉讓之行終始若一許由讓天下不嫌貪封侯伯夷委國餓死不嫌食刀鉤廉讓之行大可以況小小難以況大季子能讓吳位何嫌

貪地遺金季子使於上國道過徐君好其寶劍未之卽予還而徐君死解劍帶冢樹而去廉讓之心恥負其前志也季子不負死者棄其寶劍何嫌一此生人取金於地季子未去吳乎公子也已去吳乎延陵君也公子與君出有前後車有附從不能空行於塗明矣旣不耻取金何難使左右而煩披裘者世稱柳下惠之行言其能以幽冥自修潔也賢者同操故千歲交志置季子於冥昧之處尚不取金況以白日前後備具取金於路非季子之操也或時季子實見遺金憐披裘薪者欲以益之或時言取彼地金欲以予薪者不自取也世俗傳言則言季子取遺金也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閭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閭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正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殫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夭死世俗聞之一有人字皆以爲然如實論之殆虛言也案論語之文不見此言考六經之傳亦無此語夫

顏淵能見千里之外與聖人同孔子諸子何諱不言蓋人目之所見不過十里過此不見非所明察遠也傳曰太山之高巍然去之百里不見蟬螺遠也案魯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况使顏淵何能審之如才庶幾者明目異於人則世宜稱亞聖不宜言離朱人目之視也物大者易察小者難審使顏淵處間門之外望太山之形終不能見况從太山之上看白馬之色色不能見明矣非顏淵不能見孔子亦不能見也何以驗之耳目之用均也目不能見百里則耳亦不能聞也陸賈曰離婁之明不能察帷薄之內師曠之聰不能聞百里之外間門之與太山非直帷薄之內百里之外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脉而死舉鼎用力力由筋脉筋脉不堪絕傷而死道理宜也今顏淵用目望遠望遠目睛不任宜盲眇髮白齒落非其致也髮白齒落用精於學勤力不休氣力竭盡故至於死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伯奇用憂而顏淵用睛覽望倉卒安能致此儒書言舜葬於蒼梧禹葬於會稽者巡狩年老道死邊

土聖人以天下爲家不別遠近不殊內外故遂止葬夫言舜禹實也言其巡狩虛也舜之與堯俱帝者也共五千里之境同四海之內二帝之道相因不殊堯典之篇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恒山以爲四嶽者四方之中諸侯之來並會嶽下幽深遠近無不見者聖人舉事求其宜適也禹王如舜事無所改巡狩所至以復如舜舜至蒼梧禹到會稽非其實也實舜禹之時鴻水未治堯傳於舜舜受爲帝與禹分部行治鴻水堯崩之後舜老亦以傳於禹舜南治水死於蒼梧禹東治水死於會稽賢聖家天下故因葬焉吳君高說會稽本山名夏禹巡狩會計於此山因以名郡故曰會稽夫言因山名郡可也言禹巡狩會計於此山虛也巡狩本不至會稽安得會計於此山宜聽君高之說誠會稽爲會計禹到南方何所會計如禹始東死於會稽舜亦巡狩至於蒼梧安所會計百王治定則出巡巡則輒會計是則四方之山皆會計也百王太平升封太山太山之上封可見者七十有二紛紛湮滅者不可勝數如審帝王巡

狩則輒會計會計之地如太山封者四方宜多夫郡國成名猶萬物之名不可說也獨爲會稽立歟周時舊名吳越也爲吳越立名從何往哉六國立名狀當如何天下郡國且百餘縣邑出萬鄉亭聚里皆有號名賢聖之才莫能說君高能說會稽不能辯定方名會計之說未可從也巡狩考正法度禹時吳爲裸國斷髮文身考之無用會計如何傳書言舜葬於蒼梧象爲之耕禹葬會稽鳥爲之田蓋以聖德所致天使鳥獸報祐之也世莫不然考實之殆虛言也夫舜禹之德不能通堯堯葬於冀州或言葬於崇山冀州鳥獸不耕而鳥獸獨爲舜禹耕何天恩之偏歟也或曰舜禹治水不得寧處故舜死於蒼梧禹死於會稽動苦有功故天報之遠離中國故天痛之夫天報舜禹使鳥田象耕何益舜禹天欲報舜禹宜使蒼梧會稽常祭祀之使鳥獸田耕不能使人祭祀加舜禹之墓田施人民之家天之報祐聖人何其拙也且無益哉由此言之鳥田象耕報祐舜禹非其實也實者蒼梧多象之地會稽象鳥所居禹貢曰彭蠡既豬陽鳥攸

居天地之情鳥獸之行也象自蹈土鳥自食苹土厥草盡若耕田狀壤靡泥易人隨種之世俗則謂爲舜禹田海陵廩田若象耕狀何嘗帝王葬海陵者抑傳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葬之於錢乃以鴟夷菴投之於江子胥悲恨驅水爲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濤也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毒驅水爲濤者虛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湘江不爲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爲濤世人必曰屈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銜蘆子路而煮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以烹湯菹汁濟縱旁人子胥亦自先入鑊乃入江在鑊中之時其神安居豈怯於鑊湯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且投於江中何江也有丹徒大江有錢唐浙江有吳通陵江或言投於丹徒大江無濤欲言投於錢唐浙江浙江山陰江上虞江皆有濤三江有濤豈分藥中之體散置三江中乎人若恨毒也仇讐未死于孫道在可也今吳國已滅

夫差無類吳爲會稽立置大守子胥之神復何怨苦爲濤不止欲何求索吳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山陰吳郡今吳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錢唐之江兩國界也山陰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吳之江爲濤當自上吳界中何爲入越之地怨悲吳王發怒越江逆失道理無神之驗也且夫水難驅而人易從也生任勦力死用精魂子胥之生不能從生人營衛其身自令身死勦力消絕魂飛散安能爲濤使子胥之類數百千人乘船渡江不能越水一子胥之身煮湯餓之中骨肉糜爛成爲糞殖何能有害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趙簡子殺其臣莊子義其後杜伯射宣王莊子義害簡子事理似然猶爲虛言今子胥不能完體爲杜伯子義之事以報吳王而驅水往來豈報讐之義有知之驗哉俗語不實成爲丹青丹青之文賢聖惑焉夫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脉也血脉流行汎揚動靜自有節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來猶人之呼吸氣出入也天地之性上古有之經曰江漢朝宗于海唐虞之前也其發海中之時漾馳而已入三

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爲濤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濤竟以隘狹也吳殺其身爲濤廣陵子胥之神竟無知也溪谷之深流者安洋淺多沙石激揚爲瀨夫濤瀨一也謂子胥爲濤誰居溪谷爲瀨者乎案濤入三江岸沸踊中央無聲必以子胥爲濤子胥之身聚岸灌也濤之起也隨月盛衰小大滿損不齊同如子胥爲濤子胥之怒以月爲節也三江時風揚戾之波亦溺殺人子胥之神復爲風也秦始皇渡湘水遭風問湘山何利左右對曰堯之女舜之妻也始皇大怒使到徒三千人斬湘山之樹而履之夫謂子胥之神爲濤猶謂二女之精爲風也傳書言孔子當泗水之壅泗水爲之却流此言孔子之德能使水却不論其墓也世人信之是破儒者稱論皆言孔子之後當封以泗水却流爲證如原省之殆虛言也夫孔子死孰與其生能操行慎道應天死操行絕天祐至德故五帝三王招致瑞應皆以生存不以死亡孔子生時推排不容故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生時無祐死反有報乎孔

子之死五帝三王之死也五帝三王無祐孔子之死獨有天報是孔子之魂聖五帝之精不能神也泗水無知爲孔子却流天神使之然則孔子生時天神不使人尊敬如泗水却流天欲封孔子之後孔子生時功德應天天不封其身乃欲封其後乎是蓋水偶自却流江河之流有回復之處百川之行或易道更路與却流無以異則泗水却流不爲神怪也傳書稱魏公子之德仁惠下士兼及鳥獸方與客飲有鵲擊鳩鳩走避於公子案下鵲追擊殺於公子之前公子恥之即使人多設羅得鵲數十枚責讓以擊鳩之罪擊鳩之鵲低頭不敢仰視公子乃赦之世稱之曰魏公子爲鵲報仇此虛言也夫鵲物也情心不同音語不通聖人不能使鳥獸爲義理之行公子何人能使鵲低頭自責烏爲鵲者以千萬數向擊鳩盡去安可復得能低頭自責是聖鳥也曉公子之言則知公子之行矣知公子之行則不擊鳩於其前人猶不能改過烏與人異謂之能悔世俗之語失物類之實也或時公子實捕鵲鵲得人持其頭受折其頸疾痛低垂不

能仰視緣公子惠義之人則因褒稱言鵲服過蓋言語之次空生虛妄之美功名之下常有非實之加傳書言齊桓公妻姑姊妹七人此言虛也夫亂骨肉犯親戚無上下之序者禽獸之性則亂不知倫理案桓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道之以德將之以威以故諸侯服從莫敢不率非內亂懷鳥獸之性者所能爲也夫率諸侯朝事王室耻上無勢而下無禮也外恥禮之不有內何犯禮而自壞外內不相副則功無成而威不立矣世稱桀紂之惡不言淫於親戚實論者謂夫桀紂惡徵於亡秦亡秦過泊於王莽無淫亂之言桓公妻姑姊七人惡俘於桀紂而過重於秦莽也春秋采毫毛之美貶纖芥之惡桓公惡大不貶何哉魯文姜齊襄公之妹也襄公通焉春秋經曰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郕春秋何尤於襄公而書其奸何有於桓公隱而不識如經失之傳家左丘明公羊穀梁何諱不言案桓公之過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有五公子爭立齊亂公薨三月乃計世聞內嬖六人嫡庶無別則言亂於姑姊妹七人矣傳書言齊桓

公負婦人而朝諸侯此言桓公之濫亂無禮甚也夫桓公大朝之時負婦人於背其游宴之時何以加此方修士禮崇厲肅敬負婦人於背何以能率諸侯朝事王室葵丘之會桓公驕矜當時諸侯畔者九國睚眦不得一有所載乎九國畔去況負婦人濫亂之行何以肯爾或曰管仲告諸侯吾君背有疽創不得婦人廢不衰愈諸侯信管仲故無畔者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孔子當時諸侯十人以上必知方術治疽不用婦人管仲爲君諱也諸侯知仲爲君諱而欺已必恚怒而畔去何以能久窺會諸侯成功於霸或曰桓公實無道任賢相管仲故能霸天下夫無道之人與狂無異信譏遠賢反害仁義安能任管仲能養人令之成事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無道之君莫能用賢使管仲賢桓公不能用管仲故知桓公無亂行也有賢明之君故有貞良之臣臣賢君明之驗奈何謂之有亂難曰衛靈公無道之君時知賢臣管仲爲輔何明桓公不爲亂也夫靈公無道任用三臣僅以不喪非有功行也桓公尊九九之人拔專威於車下

責苞茅不貢運兵攻楚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千世一出之主也而云負婦人於背虛矣說尚書者曰周公居攝帶天子之授戴天子之冠負展南面而朝諸侯戶牖之間曰展南面之坐位也負展南面鄉坐展在後也桓公朝諸侯之時或南面坐婦人立於後也世俗傳云則曰負婦人於背矣此則葵一足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之語也唐虞時葵爲大夫性知音樂調聲悲善當時人口調樂如葵一足矣世俗傳言葵一足案秩宗官缺帝舜博求衆稱伯夷伯夷稽首讓于葵龍秩宗卿官漢之宗正也斷足足非其理也且一足之人何用行也夏后孔甲田于東冀一作冀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後來之子必貴或曰不勝之子必賤孔甲曰爲余子孰能賤之遂載以歸析燎斧薪其足卒爲守者孔甲之欲貴之子有餘力矣斷足無宜故爲守者今葵一足無因趨步坐調音樂可也秩宗之官不宜一足猶守者斷足不可貴也孔甲不得貴之子伯夷不得讓於葵焉宋丁公者宋人也未鑿井時常有寄汲計之日去一人作日鑿井後

不復奇汲計之日得一人之作故曰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俗傳言曰丁公鑿井得一人於井中夫人生於人非生於土也穿土鑿井無爲得人推此以論負婦人之語猶此類也負婦人而坐則云婦人在背知婦人在背非道則生管仲以婦人治疽之言矣使桓公用婦人徹脂服婦人於背女氣瘡可去以婦人治疽方朝諸侯桓公重衣婦人襲裳女氣分隔負之何益桓公思士作庭燎而夜坐以思致士反以白日負婦人見諸侯乎傳書言聶政爲嚴翁仲刺殺韓王此虛

也夫聶政之時韓列侯也列侯之三年聶政刺韓相俠累十二年列侯卒與聶政殺俠累相去十七年而言聶政刺殺韓王短書小傳竟虛不可信也傳書又言燕太子丹使刺客荆軻刺秦王不得誅死後高漸麗復以擊筑見秦王秦王說之知燕太子之客乃冒其服使之擊筑漸麗乃置於筑中以爲重當擊筑秦王膝進不能自禁漸麗以筑擊秦王頸秦王病傷三月而死夫言高漸麗以筑擊秦王實也言中秦王病傷三月而死虛也夫秦王者秦始皇帝也始皇二

十年燕太子丹使刺客荆軻刺始皇始皇殺軻明矣二十一年使將軍王翦攻燕得太子首二十五年遂伐燕而虜燕王嘉後不審何年高漸麗以筑擊始皇不中誅漸麗當二十七年遊天下到會稽至琅邪北至勞盛山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平臺始皇崩夫諛書言始皇遊到沙丘而亡傳書又言病筑瘡三月而死於秦一始皇之身世或言死於沙丘或言死於秦其死言恒病瘡傳書之言多失其實世俗之人不能定也

變虛篇

傳書曰宋景公之時災或守心公懼召子韋而問之曰災或在心何也子韋曰災或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于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也韋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民饑必死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命固盡也子母復言子韋退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有

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命二十一年公曰奚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有三賞星必三徙三徙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君命延二十一歲臣請伏於殿下以伺之星必不徙臣請死耳是夕也火星果徙三舍如子韋之言則延年審得二十一歲矣星徙審則延命延命明則景公爲善天祐之也則夫世間人能爲景公之行者則必得景公祐矣此言虛也何則皇天遷怒使災或本景公身有惡而守心則雖聽子韋言猶無益也使其不爲景公則雖不聽子韋之言亦無損也齊景公時有彗星使人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閤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穢之何益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率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回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君欲禳彗星之凶猶子韋欲移災或之禍也宋君不聽猶晏子不肯從也則齊君爲子韋晏子爲

宋君也同變共禍一事二人天猶賢宋君使災或徙三舍延二十一年獨不多一作晏子使彗消而增其壽何天祐善偏駮不齊一也人君有善行善行動於心善言出於意同由共本一氣不異宋景公出三善言則其先三善言之前必有善行也有善行必有善政政善則嘉瑞臻福祥至災或之星無爲守心也使景公有失誤之行以致惡政惡政發則妖異見災之守心柔殺之生朝高宗消彗殺之變以政不以言景公卻災或之異亦宜以行景公有惡行故災或守心不改政修行坐出三善言安能動天天安肯應何以效之使景公出三惡言能使災或守心乎夫三惡言不能使災或守心三善言安能使災或退徙三舍以三善言獲二十一年如有百善言得千歲之壽乎非天祐善之意應誠爲福之實也子韋之言天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夫天體也與地無異謂有體者耳咸附於首體與耳殊未之有也天之去人高數萬里使耳附天聽數萬里之語弗能聞也人坐樓臺之上察地之螻蟻尚不見其體安能聞

其聲何則螻蟻之體細不若人形大聲音孔氣不能連也今天之崇高非直樓臺人體比於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聞人言隨善惡爲吉凶誤矣四夷入諸夏因譯而通同形均氣語不相曉雖五帝三王不能去譯獨曉四夷况天與人異體音與人殊乎人不曉天所爲天安能知人所行使天體平耳高不能聞人言使天氣乎氣若雲煙安能聽人辭說災變之家曰人仰天地之間猶魚在水中矣其能以行動天地猶魚鼓而振水也魚動而水蕩氣變此非實事也假使真然不能至天魚長一尺動於水中振旁側之水不過數尺大若不過與人同所振蕩者不過百步而一里之外澹然澄靜離之遠也今人操行變氣遠近宜與魚等氣應而變宜與水均以七尺之細形形中之微氣不過與一鼎之蒸火同從下地上變皇天何其高也且景公賢者也賢者操行上不及聖下不過惡人世間聖人莫不堯舜惡人莫不桀紂堯舜操行多善無移變感之效桀紂之政多惡有反景公脫禍之驗景公出三善言延年二十

一歲是則堯舜宜獲千歲桀紂宜爲殤子今則不然各隨年壽堯舜桀紂皆近百載是竟子韋之言妄延年之語虛也且子韋之言曰災感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若是者天使災感加禍於景公也如何可移於將相若歲與國民乎天之有榮感也猶王者之有方伯也諸侯有當死之罪使方伯圍守其國國君問罪於臣臣明罪在君雖然可移於臣子與人民設國君計其言令其臣歸罪於國方伯聞之肯聽其言釋國君之罪更移以付國人乎方伯不聽者自國君之罪非國人之辜也方伯不聽自國君之罪災感安肯移禍於國人若此子韋之言妄也曰景公聽乎言庸何能動天使諸侯不聽其臣言引過自子方伯聞其言釋其罪委之去乎方伯不釋諸侯之罪災感安肯徙去三舍夫聽與不聽皆無福善星徙之實未可信用天人同道好惡不殊人道不然則知天無驗矣宋衛陳鄭之俱災也氣變見天梓慎知之請於子產有以除之子產不聽天道當然人事不能卻也使子產聽梓慎四國能無災乎堯遭鴻水時臣必有梓慎

子韋之知矣然而不御除者堯與子產同心也案子韋之言曰災感天使也心來分野也禍當君審如此言禍不可除星不可御也若夫寒溫失和風雨不時政事之家謂之失誤所致可以善政賢行變而復也若災感守心若必死猶亡禍安可除修政改行安能御之善政賢行尚不能御出虛華之三言謂星御而禍除增壽延年享長久之福誤矣觀子韋之言景公言災感之禍非寒暑風雨之類身死命終之祥也國且亡身且死妖氣見於天客色見於面而有客色雖善操行不能滅死徵已見也在體之色不可以言行滅在天之妖安可以治除乎人病且死色見於面人或謂之曰此必死之徵也雖然可移於五鄰若移於奴役當死之人正言不可客色肯爲善言之故滅而當死之命肯爲之長乎氣不可滅命不可長然則災感安可卻景公之年安可增乎由此言之災感守心未知所爲故景公不死也且言星徙三舍者何謂也星三徙於一舍乎一徙歷於三舍也案子韋之言曰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若

此星竟徙三舍也夫景公一坐有三善言星徙三舍如有十善言星徙十舍乎災感守心爲善言御如景公復出三惡言災感食心乎爲善言御爲惡言進無善無惡災感安居不行動乎或時災感守心爲旱災不爲君堯子韋不知以爲死禍信俗至誠之威災感之處星必偶自當去景公自不死世則謂子韋之言審景公之誠感天矣亦或時子韋知星行度適自去自以著已之知明君臣推讓之所致見星之數七因言星七舍復得二十一年因以星舍計年之數是與齊太卜無以異也齊景公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固可動乎晏子嘿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遂見公臣非能動地地固將自動夫子事言星徙猶太卜言地動也地固且自動太卜言已能動之星固將自徙子韋言君能徙之使晏子不言鉤星在房心則太卜之姦對不覺宋無晏子之知臣故子韋之一言遂爲其是案子韋書錄序泰亦言子

韋曰君出三善言受感宜有助於是候之果徙舍不言三或時星當自去子韋以爲驗實動離舍世增言三既空增三舍之數又虛生二十一年之壽也

論衡卷四終

論衡卷五

異虛篇

殷高宗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召其相而問之相曰吾雖知之弗能言也問祖已祖已曰夫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駭側身而行道思索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義興滅國繼絕世舉佚民桑穀亡三年之後諸侯以譁來朝者六國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賢君也而感桑穀生而問祖已行祖已之言修政改行桑穀之妖亡諸侯朝而年長久修善之義篤故瑞應之福遲此虛言也祖已之言朝當亡哉夫朝之當亡猶人當死人欲死怪出國欲亡期盡人死命終死不復生亡不復存祖已之言改何益於不亡高宗之修行何益於除禍夫家人見凶修善不能得吉高宗見妖改政安能除禍除禍且不能況能招致六國延期至百年乎故人之死生在於命之夭壽不在行之善惡國之存亡在期之長短不在於政之得失案祖已之占桑穀爲亡之妖亡象已見雖修孝行其何益故何以放之魯昭公之時鸛鵒

來巢師已採文成之世童謠之語有鸛鵒之言見今有來巢之驗則占謂之凶其後昭公爲季氏所逐出於齊國果空虛都有虛驗故野鳥來巢師已處之禍意如占使昭公聞師已之言修行改政爲善居高宗之操終不能消何則鸛鵒之語已兆出奔之禍已成也鸛鵒之兆已出於文成之世矣根生葉安得不茂源發流安得不廣此尚爲近未足以言之夏將衰也二龍戰於庭吐紫而去夏王橫而藏之夏亡傳於殷殷亡傳於周皆莫之發至幽王之時發而視之棄流于庭化爲元龍走入後宮與婦人交遂生褒姒褒姒歸周厲王惑亂國遂滅亡幽厲王之去夏世以爲千數歲二龍戰時幽厲褒姒等未爲人也周亡之妖已出久矣妖出禍安得不就瑞見福安得不至若二龍戰時言曰余褒之二君也是則褒姒當生之驗也龍稱褒姒不得不生生則厲王不得不惡惡則國不得不亡微已見雖五聖十賢相與卻之終不能消善惡同實善祥出國必興惡祥見朝必亡謂惡異可以善行除是謂善瑞可以惡政滅也河源出於崑崙其

流播於九河使堯禹都以善政終不能還者水勢當然人事不能禁也河源不可禁二龍不可除則桑穀不可卻也王命之當興也猶春氣之當爲夏也其當亡也猶秋氣之當爲冬也見春之微葉知夏有莖葉觀秋之零實知冬之枯萃桑穀之生其猶春葉秋實也必然猶驗之今詳修改政行何能除之夫以周亡之祥見於夏時又何以知桑穀之生不爲紂亡出乎或時祖已言之信野草之占失遠近之實高宗問祖已之後側身行道六國諸侯偶朝而至高宗之命自長未終則謂起桑穀之間改政修行享百年之福矣夫桑穀之生殆爲紂出亦或時吉而不凶故殷朝不亡高宗壽長祖已信野草之占謂之當亡之徵漢孝武皇帝之時獲白麟載兩角而其觚使謁者終軍議之軍曰夫野獸而共一角象天下合同爲一也麒麟野獸也桑穀野草也俱爲野物獸草何別終軍謂獸爲吉祖已謂野草爲凶高宗祭成湯之廟有蜚雉升鼎而雉祖已以爲遠人將有來者說尚書家謂雉四議較不同且從祖已之言雉來吉也雉伏於野草之

中草覆野鳥之形若民人處草廬之中可謂其人吉而應凶乎民人入都不謂之凶野草生朝何故不吉雉則民人之類如謂含血者吉長狄來至是吉也何故謂之凶如以從夷狄來者不吉介葛盧來朝是凶也如以草木者爲凶朱草莢莢出是不吉也朱草莢莢皆草也宜生於野而生於朝是爲不吉何故謂之瑞一野之物來至或出吉凶異議朱草莢莢善草故爲吉則是以善惡爲吉凶不以都野爲好醜也周時天下太平越嘗獻雉於周公高宗得之而占雉亦草野之物何以爲吉如以雉所分有似於土則麋亦仍有似君子公孫術得白鹿占何以凶然則雉之吉凶未可知則夫桑穀之善惡未可驗也桑穀或善物象遠方之士將皆立於高宗之廟故高宗獲吉福享長久也說災異之家以爲天有災異者所以譴告王者信也夫王者有過異見於國不改災見草木不改災見於五穀不改災至身左氏春秋傳曰國之將亡鮮不五稔災見於五穀五穀安得熟不熟將亡之徵災亦有且亡五穀不熟之應天不熟或爲災或爲福禍

福之實未可知桑穀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
記者皆云天雨穀者非子道也得國而拜其非君欲
夜哭此方凶惡之應欲則不忠而欲我行之殆吾欲
而和且猶謂之善况死其御止之不能禁遂伏劔而
何以爲凶夫陰陽和太子速得國太子宜不死獻公
者穀之道也何以謂太子伏劔御者之占俗之虛言
猶爲重厚况遺人以死之妖御者信俗之占故失吉
帛布猶成穀也賜人與地遠左輪相似類也地至實
之凶夫雨穀吉凶未實吉祖已以爲凶禹南濟於江
草生於周之時天下人五色無主禹乃嘻笑而稱曰
之物也與彼桑穀何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死歸也
草生於周家肯謂之壘甦也能去而亡索古今龍至
達者將祭龍暢降神龍凶者見其負舟舟中之人恐
英之類不殊矣然則吉凶雖反蓋相似野草生於朝
衣衣以入宗廟爲朝龍負舟之異故爲吉而殷朝不
公太子至靈臺地遶王戰於城濮彗星出楚楚操其
君之子地遶車輪左日以華鬪倒之者勝文公夢與
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其腦問咎犯咎犯曰君得天而

行私欲共嚴承令不之言安可審論說之家著於善
見國之利而忘君安凶書傳曰蒼頡作書天雨穀鬼
廢子道者不孝逆君和者天何用威穀之道從天降
國之危明也投殿將所成之穀從兩下乎極論訂之
死夫地遠左輪審爲則穀稼成不則被災害陰陽和
宜疾楚今獻公不死之凶絲成帛縷成布賜人絲縷
也或時地爲太子將成帛與縷布乎夫絲縷猶陰陽
凶之實夫桑穀之生帛不謂之惡天與之穀何故謂
凶御者以爲吉桑穀可定桑穀之言未可知也使暢
有黃龍負舟舟中之太平人來獻暢草暢草亦草野
我受命於天竭力以異如以夷狄獻之則爲吉使暢
何足以滑和視龍猶善乎夫暢草可以熾穰芬香暢
皆爲吉而禹獨謂黃設自生於周朝與嘉禾朱草其
也夫以桑穀比於龍桑亦食蠶蠶爲絲絲爲帛帛爲
尚爲不吉殆有若黃服與暢無異何以謂之凶衛獻
亡晉文公將與楚成左輪御者曰太子下拜吾聞國
柄以問咎犯咎犯對者速得國太子遂不下反乎舍
成王搏成王在上監吾聞爲人子者盡和順於君不

成王伏其罪戰必大勝文公從之大破楚師得令文公問庸臣必曰不勝何則彗星無吉搏在上無凶也夫桑穀之占占爲凶猶晉當彗末搏在下爲不吉也然而吉者殆有若對彗見天之詭故高宗長久殷朝不亡使文公不問咎犯咎犯不明其吉戰以大勝世人將曰文公以至賢之德破楚之無道天雖見妖臥有凶夢猶滅妖消凶以獲福殷無咎犯之異知而有祖已信常之占故桑穀之文傳世不絕轉禍爲福之言到今不實

感虎篇

儒者傳書言堯之時十日並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九日去一日常出此言虛也夫人之射也不過百步矢力盡矣日之行也行天星度天之去人以萬里數堯上射之安能得日使堯之時天地相近不過百步則堯射日矢能及之過百步不能得也假使堯時天地相近堯射得之猶不能傷日傷日何肯去何則日火也使在地之火附一把炬人從旁射之雖中安能滅之地火不爲見射而滅天火何爲見射而去此

欲言堯以精誠射之精誠所加金石爲粉益誠無堅則亦無遠矣夫水與火各一性也能射火而滅之則當射水而除之洪水之時氾濫中國爲民大害堯何不推精誠射而除之堯能射日使火不爲害不能射河使水不爲害夫射水不能卻水則知射日之詭虛非實也或曰日氣也射雖不及精誠滅之夫天亦遠使其爲氣則與日月同使其爲體則與金石等以堯之精誠滅日虧金石上射日則能穿天乎世稱桀紂之惡射天而殿地譽高宗之德政消桑穀今堯不能以德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也安能以精誠獲天之應也傳書言武王伐紂渡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瞋目而麾之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聲波罷此言虛也武王渡孟津時士衆喜樂前歌後舞天人同應人喜天怒非實宜也前歌後舞未必其實應風而止之迹近爲虛夫風者氣也論者以爲天地之號令也武王誅紂是乎天當安靜以祐之如誅紂非乎而天風者怒也武王不

奉天令求索已過瞋目言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者
重天怒增已之惡也風何肯止父母怒子不改過瞋
目大言父母肯貫之乎如風天所爲禍氣自然是亦
無知不爲瞋目麾之故止夫風猶雨也使武王瞋目
以麾麾雨而止之乎武王不能止雨則亦不能止風
或時武王適麾之風偶自止世褒武王之德則謂武
王能止風矣傳書言魯襄公與韓戰戰酣日暮公援
戈而麾之日爲之反三合此言虛也凡人能以精誠
感動入專心一意委務積神精通于天天爲變動然
尚未可謂然襄公志在戰爲日暮一麾安能令日反
使聖人麾日日終不反襄公何人而使日反乎鴻範
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
從星則有風雨夫星與日月同情日月不從星星輒
復變明日月行有常度不得從星之好惡也安得從
襄公之所欲星之在天也爲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爲
長吏驛也二十八舍有分度一舍十度或增或減言
日反三舍乃三十度也日日行一度一麾之間反三
十日時所在度也如謂舍爲度三度亦三日行也一

麾之間今日却三日也宋景公推誠出三善言災或
徙三舍實論者猶謂之虛襄公爭鬪惡日之暮以此
一戈麾無誠心善言日爲之反殆非其意哉且日火
也聖人麾火終不能卻襄公麾日安能使反或時戰
時日正卯戰迷謂日之暮麾之轉左曲道日若卻也
好神怪因謂之反不道所謂也傳書言荆軻爲燕太
子謀刺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
白蝕昂此言精感天反爲變動也夫言白虹貫日太
白蝕昂實也言荆軻之謀衛先生之畫感動皇天故
白虹貫日太白蝕昂者虛也夫以筋撞鐘以斧擊鼓
不能鳴者所用撞擊之者小也今人之形不過七尺
以七尺形中精神欲有所爲維積銳意猶筋撞鐘等
擊鼓也安能動天精井不誠所用動者小也且所欲
害者人也人不動天反動乎問曰人之害氣能相動
乎曰不能陳讓欲害趙襄子襄子心動貫高欲篡高
祖高祖亦心動二千懷精放兩主振威曰禍變且至
身自有怪非適人所能動也何以驗之時或遭狂人
於途以刃加已狂人未必念害已身也然而已身先

時已有妖怪矣由此言之妖怪之至禍變自內之象非欲害已者之所爲也且凶之人卜得惡兆筮得凶卦出門見不吉占危賄禍氣禍氣見於面猶白虹太白見於天也變見於天妖出於人上下適然自相應也傳書言燕太子丹朝於秦不得去從秦王求歸秦王執而之與之誓曰使日再中天而聚令烏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祐之日爲冉中天而聚烏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秦王以爲聖乃歸之此言虛也燕太子丹何人而能動天聖人之拘不能動天太子丹賢者也何能致此夫天能祐太子生諸瑞以免其身則能和秦王之意以解其難見拘一事而易生瑞五事而難舍一事之易爲五事之難何天之不憚勞也湯因夏臺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三聖之困天不能祐使拘之者賄祐知聖出而尊厚之或曰拘三聖者不與三誓三聖心不願故祐聖之瑞無因而至天之祐人猶借人以物器矣人不求索則弗與也曰太子願天下瑞之時豈有語言乎心願而已然湯閉於夏臺文王拘於羑

里時心亦願出孔子厄陳蔡心願食天何不令夏臺羑里開鑰毀敗湯文涉出而聚陳蔡孔子食飽于太史公曰世稱太子丹之令天而聚馬生角大抵皆虛言也太史公書漢世實事之人而云虛言近非實也傳書言杞梁氏之妻嚮城而哭城爲之崩此言杞梁從軍不還其妻痛之嚮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故城爲之崩也夫言嚮城而哭者實也城爲之崩者虛也夫人哭悲莫過雍門子雍門子哭對孟嘗君孟嘗君爲之於邑蓋哭之精誠故對嚮之者悽愴感動也夫雍門子能動孟嘗之心不能感孟嘗友者友不知惻悃不以人心相關通也今城土也土猶衣也無心腹之藏安能爲悲哭感動而崩使至誠之聲能動城土則其對林木哭能折草破木乎嚮水火而泣能涌水滅火乎夫草木水火與土無異然杞梁之妻不能崩城明矣或時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下世好虛不原其實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傳書言鄒衍無罪見拘於燕當夏五月仰天而歎天爲隕霜此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無以異也言其無罪見拘當夏仰天

而歎實也言天爲之雨霜虛也夫萬人舉口並解吁
嗟猶未能感天鄒衍一人究而壹歎安能下霜鄒衍
之究不過會子伯奇會子見疑而吟伯奇被逐而歌
疑與拘同吟歌與歎等會子伯奇不能致寒鄒衍何
人獨能雨霜被逐之究尚未足言申生伏劒子胥刎
頸實孝而賜死誠忠而被誅且臨死時皆有聲辭聲
辭出口與仰天歎無異天不爲二子感動獨爲鄒衍
動豈天痛見拘不悲流血哉伯奇究痛相似而感動
不同也夫燠一炬火燠一鑊水終日不能熱也倚一
尺冰置庖廚中終夜不能寒也何則微小之感不能
動大巨也今鄒衍之歎不過如一炬尺冰而皇天巨
大不徒錢水庖廚之醜類也一仰天歎天爲隕霜何
天之易感霜之易降也夫哀與樂同喜與怒均衍興
怨痛使天下霜使衍蒙非望之賞仰天而笑能以冬
時使天熱乎變復之家曰人君秋賞則溫夏罰則寒
寒不累時則霜不降溫不兼日則冰不釋一夫究而
一歎天輒下霜何氣之易變時之易轉也寒溫自有
時不合變復之家且從變復之說或時燕王好用刑

寒氣應至而衍囚拘而歎歎時霜適自下世見適歎
而霜下則謂鄒衍歎之致也傳書言師曠奏白雪之
曲而神物下降風雨暴至平公因之瘡病晉國赤地
或言師曠清角之曲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
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
平公恐懼伏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瘡病
夫白雪與清角或同曲而異名其禍敗同一實也傳
書之家載以爲是世俗觀見信以爲然原省其實殆
虛言也夫清角何音之聲而致此清角木音也故致
風而如木爲風雨與風俱三尺之木數絃之聲感動
天地何其神也此復一哭崩城一歎下霜之類也師
曠能鼓清角必有所受非能質性生出之也其初受
曠學清角時風雨當至也傳書言瓠巴鼓瑟淵魚出
聽師曠擊琴六馬仰秣或言師曠鼓清角一奏之有
元鶴二八自南方來集於廊門之危再奏之而列三
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呼于天
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尚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

雖奇怪然尚可信何則鳥獸好悲聲耳與人耳同也禽獸見人飲食亦飲食之間人之樂何爲不樂然而魚聽仰秣元鶴延頸百獸率舞蓋且其實風雨之至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瘡病殆虛言也或時奏清角時天偶風雨風雨之後晉國適旱平公好樂喜笑過度偶發瘡病傳書之家信以爲然世人觀見遂以爲實實者樂聲不能致此何以驗之風雨暴至是陰陽亂也樂能亂陰陽則亦能調陰陽也王者何須修身正行擴施善政使鼓調陰陽之曲和氣自至太平自立矣傳書言湯遭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自責以六過天乃雨或言五年禱辭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天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剪其髮麗其手自以爲牲用祈禱於上帝上帝甚說時雨乃至言湯以身禱於桑林自責若言剪髮麗手自以爲牲用祈禱於帝者實也言雨至爲湯自責以身禱之故殆虛言也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孔子曰有諸子路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孔子曰丑之禱久矣聖人修身正行素禱之日

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曰禱久矣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叙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言聖人與天地鬼神同德行也卽須禱以得福是不同也湯與孔子俱聖人也皆素禱之日久孔子不使子路禱以治病湯何能以禱得雨孔子素禱身猶疾病湯亦素禱歲猶大旱然則天地之有水旱猶人之有疾病也疾病不可以自責除水旱不可以禱謝去明矣湯之致旱以過乎是不與天地同德也今不以過致旱乎自責禱謝亦無益也人形長七尺形中有五常有瘡一作熱之病深自剋責猶不能愈况以廣大之天自有水旱之變湯用七尺之形形中之誠自責禱謝安能得雨邪人在層臺之上人從層臺下叩頭求請臺上之物臺上之人聞其言則憐而與之如不聞其言雖至誠區區終無得也夫天去人非徒層臺之高也湯雖自責天安能聞知而與之雨乎夫旱火變也洪水異也竟遭洪水可謂湛矣堯不自責以身禱祈必舜禹治之知水變必須治也除湛不以禱祈除旱亦宜如之由此言之湯之禱祈不

能得雨或時旱久時當自雨湯以旱久亦適自責世人見雨之下隨湯自責而至則謂湯以禱祈得雨矣傳書言倉頡作書大雨粟鬼夜哭此言文章興而亂漸見故其妖變致天雨粟鬼夜哭也夫言天雨粟鬼夜哭實也言其應倉頡作書虛也夫河出圖洛出書聖帝明王之瑞應也圖書文章與倉頡所作字畫何以異天地爲圖書倉頡作文字業與天地同指與鬼神合何非何惡而致雨粟神哭之怪使天地鬼神惡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天不惡人有書作書何非而致此怪或時倉頡適作書天適雨粟鬼偶夜哭而雨粟鬼神哭自有所爲世見應書而至則謂作書生亂敗之象應事而動也天雨穀論者謂之從天而下變而生如以雲雨論之雨穀之變不足怪也何以驗之人雲雨出於正山降散則爲雨矣人見其從上而降則謂之天雨水也夏日則雨水冬日天寒則雨凝而爲雪皆由雲氣凝於正山不從天上降集於地明矣夫穀之雨猶復雲布之亦從地起因與疾風俱飄參於天集於地人見其從天落也則謂之天雨穀建

武三十一年中陳雷雨穀穀下蔽地案視穀形若茨而異有似於稗實也此或時夷狄之地生出此穀夷狄不粒食此穀生於草野之中成熟垂委於地遭疾風興起吹揚與之俱飛風衰穀集墜於中國中國見之謂之雨穀何以致之野火燔山澤山澤之中草木皆燒其草爲灰疾風興起吹揚之參天而飛風衰葉下集於道路夫天雨穀者草木葉燒飛而集之類也而世以爲由穀作傳書者以怪怪天主施氣地主產物有稟實可啄食者皆地所生非天所爲也今穀非氣所生須土以成雖云怪變怪變因類生地之物更從天集生天之物可從地出乎地之有萬物猶天之有列星也星不更生於地穀何獨生於天乎傳書又言伯益作井龍登元雲神棲崑崙言龍井有宮故龍神爲變也夫言龍登元雲實也言神棲崑崙又言爲作井之故龍登神去虛也夫作井而飲耕田而食同一實也伯益作井致有變動始爲耕耨者何故無變神農之梳木爲耒教民耕耨民始食穀穀始播種耕土以爲田鑿地以爲井井出水以救渴田出穀以拯

饑天地鬼神所欲爲也龍何故登元雲神何故棲崑崙夫龍之登元雲古今有之非始益作井而乃登也方今盛夏雷雨時至龍多登雲雲一有風龍相應龍乘雲雨而行物類相致非有爲也堯時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堯時已有井矣唐虞之時秦龍御龍龍常在朝夏末政衰龍乃隱伏井益鑿井龍登雲也所謂神者何神也百神皆是白神何故惡人爲井使神與人同則亦宜有飲之欲有飲之欲憎井而人非其實也夫益殆不鑿井龍不爲鑿井登雲神不棲於崑崙傳書意妄造生之也傳書言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憂之晉伯宗以輦者之言令景公素縞而哭之河水爲之流通此虛言也夫山崩壅河猶人之有癰腫血脉不通也治癰腫者可復以素服哭泣之聲治乎堯之時洪水滔天懷山襄陵帝堯吁嗟博求賢者水變甚於河壅堯憂深於景公不聞以素縞哭泣之聲能厭勝之堯無賢人若輦者之時乎將洪水變大不可以聲服除也

如素縞而哭悔過自責也堯禹之治水以力役不自責梁山堯時山也所壅之河堯時河也山崩河壅天雨水踊二者之變無以殊也堯禹治洪水以力役輦者治壅河川自責變同而治異人鈞而應殊殆非賢聖變復之實也凡變復之道所以能相感動者以物類也有寒則復之以溫溫復解之以寒故以龍致雨以刑逐暑皆緣五行之氣用相感勝之山崩壅河素縞哭之於道何意乎此或時河壅之時山仍崩土積聚水未盛三日之後水盛土散稍壞沮矣故沮水流竟注東去遭伯宗得輦者之言因素縞而哭哭之因泥流時謂之河變起此而復其實非也何以驗之使山恒自崩乎素縞哭無益也使其天變應之宜改政治素縞而哭何政所改而天變復乎傳書言曾子之孝與母同氣曾子出薪於野有客毛而欲去曾母曰願爾參方到卽以右手搯其左臂曾子左臂立痛卽馳至問母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來欲去吾搯臂以呼汝耳蓋以至孝與父母同氣體有疾病精神輒感曰此虛也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乃謂德化至天地

俗人緣此而說言孝悌之至精氣相動如曾母臂痛曾子臂亦輒痛曾母病乎曾子亦病曾母死曾子輒死子攷事曾母先死曾子不死矣此精氣能小相動不能大相感也世稱申喜夜聞其母歌心動開閤問歌者爲誰果其母慈聞母聲聲音相感心悲意動開閤而問蓋其實也今曾母在家曾子在野不聞號呼之聲母小握臂安能動子疑世人頌成聞曾子之孝天下少雙則爲空生母握臂之說也世稱南陽卓公爲縣氏令蝗不入界蓋以賢明至誠災蟲不入其縣也此又虛也夫賢明至誠之化通於同類能相知心然後慕服蝗蟲聞虻之類也何知何見而能知卓公之化使賢者處深野之中聞虻能不人其舍乎聞虻不能避賢者之舍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縣如謂蝗蟲變與聞虻異夫寒溫亦災變也使一郡皆寒賢者長一縣一縣之界能獨溫乎夫寒溫不能避賢者之縣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界夫如是蝗蟲適不入界卓公賢名稱一有偶字於世世則謂之能却蝗蟲矣何以驗之夫蝗之集於野非能普博盡蔽地也往往積聚

多少有處非所積之地則盜賊所居所少之野則伯夷所處也集過有多少不能盡蔽覆也夫集地有多少則其過縣有畱去矣多少不可以驗善惡有無安可以明賢不肖也蓋時蝗自過不謂賢人界不入明矣

